

清容居士集 附札記

一二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書



清容居士集

附札記

(二十)

17.8

12075

袁 掬 撰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題跋

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圖畫奉教題

徽宗扇面

水殿風高菡萏清。手題紈扇墨花輕。君王猶道宮中熱。竟上臨潢五國城。

定武蘭亭

薛郎輕薄盜爲鄰。蟹爪金鐘眩世人。從此子孫千百億。錦囊玉軸各稱真。

牧羊圖

高柳風清曉日蒼。牧童隨處候陰涼。似嫌挾策當年客。物我胸中兩未忘。

吳元瑜四時折枝

吳生天機握羣動。彩筆隨時作輕重。幽如靜士滄澗歌。妍若妖娥漢宮寵。娟娟交鳴疑欲語。宛轉不去情相送。宜和殿前花似玉。珍禽低昂手堪捧。傳言寫生論甲乙。御筆親題羣輩竦。一朝百幻歸逝水。舊苑淒涼麥成壘。君不見桑間粟留田間雀。難作折枝奉宣索。

九馬圖

九衢塵沸各低頭。水暗荒陂得自由。矯首天池欲歸去。乘風緩從玉皇游。

江貫道煙雨圖

江生泉石本膏肓。刻削經營入渺茫。老樹雨深龍翼重。隔川雲冷縠紋長。吟鞍欲度愁溪徑。漁艇將歸認石梁。擬向此中尋隱計。底須紫禁謁虛皇。貫道紹興間召至行在所一夕而卒。

周增水塘秋禽圖

蘆葦蕭蕭秋水清。拒霜迎日鬪紅英。鷓鴣屬玉休驚訝。歲晚江天得共行。

王振鵬狸奴

畫堂綠幕鎮犀懸。花影雲陰得散眠。自是主家扃鎖密。晚風綠木捕新蟬。

天王供佛圖

諸天陳妙供。奉佛演大乘。佛以施受之。佛亦墮因果。所施不願報。自然福無量。布金與獻花。輕重同一念。若以多寡論。富者日增益。天王護虛空。如月七寶合。正覺無等夷。即不入生滅。世人重施報。萬劫成輪迴。問佛佛不言。彈指即成就。

徐白秋塘戲魚圖

魚背水深一尺。溪毛日映千絲。似笑釣鼈狂客。獨騎瘦馬歸遲。

惠崇小景

惠崇作畫。荆國王文公屢褒獎之。京卞作宣和譜。堅黜之。何耶。余嘗評惠崇遠景。不踰於吳頭楚尾。殆如大年朝陵。止見西洛山水。然黃太史作詩曰。坐我瀟湘洞庭。豈其芒屨踰楚而南。胸次浩蕩。非少年所作也。此卷得之。

黃太史松風閣詩

謂松有風。松不知。謂風入松。風無形。聲由形始成。言六書者取焉。肇於無名。入於有名。萬化之始。吾未始以妄聽。松動風動。當於混沌以前得之。斯可矣。

王生鬼戲圖

青天白日。其呈怪獻醜。迺敢是。昔人嘗云。有錢鬼可使。無錢鬼揶揄。作斯圖者。其無乃逆旅燈下。見其情狀。抑亦貂裘珠帽。視窶人子。類以此目之邪。

出山佛像

世尊雪山成道時。日食一麻一米。其枯槁蓋可見。天王八十億衆。猶未深伏。故其擲雄怪醜。溢于面目。胡跪合掌。當是淨瓶不動。以後儀相。若曰相好端嚴。閉目則失。相由目成。有相俱妄。或有問曰。丈六金身。眞妄曷辨。答者曰。清淨妙法身。無住亦無去。明月印海波。白雲倚巖口。

折枝

錢生調露滴花枝。蜂蝶無知鎮日隨。記得畫橋流水處。雙紅背立隔簾窺。

隆茂宗羅漢

子昂評畫。要是具眼。隆無住。葉石林門僧。久居弁山。故其作畫極多。德壽宮評畫。以隆爲龍眠嫡嗣。今觀此卷。信然。

周昉金星

兌景肅萬寶。秋水瀉銀潢。渺渺帝子降。寶冠縠衣裳。凝睇白玉京。晶熒動瑤光。手弄鸞雞絃。運撥雲飛揚。正心秉無回。緩節申以商。西游升廣寒。東迴從扶桑。龜臺鈞天奏。八景儼高張。出入復安窮。隱見定有常。闔闔下符呪。嗣歲歌穰穰。稽首連蜺靈。萬年奉虛皇。

黃居寶湖石水禽圖

峩眉雲疊翠。淒迷更着層。峯小殿西。誰信蜀王辭。劍閣鴛鴦飛。盡杜鵑啼。

梵隆護法神

威音無喜亦無嗔。擗目揚眉定有因。欲識世間平等觀。雲如流水月如輪。

馬賁秋塘水禽圖

古木荒陂澹澹秋。禽鳥高下意夷猶。似憐天際南飛雁。年去年來不自由。

孤鶴圖

一庭涼月白。萬里海雲清。似欲乘天女。排空入帝京。

唐摹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唐摹有二本。楷河南微瘦而勁峭。徐季海差肥而沈着。此本蓋自季海來。若希白長沙帖所摹。則祖河南舊本。施武子墓田丙舍石刻。與此筆法無異。觀此足以知前人鈎楊之工。孔世三十八白而長身。猶取其類。况此實曾玄也。與宜重寶之。

傳古龍贊

下土焦聲。嗷嘈靈在。湫蕩游遨。鼓以風挾。以濤受帝。令行林臬。百穀成神。功韜庶徵。絃靈靡勞。

何尊師醉貓

攪甕翻盆勢不禁。晚風辭醉首岑岑。醒來獨立闌干畔。四壁無聲蟋蟀吟。

羅漢圖

四果圓融得自如。天台樓閣總虛無。何人繪畫供青眼。拍手雲中笑客愚。

錢舜舉禾鼠

七尺長身愧負多。清時空食幾困禾。營營蒼鼠噉分寸。不奈詩人總譴訶。

徽宗瀟鵲

大液池清皺碧羅。兩禽相對盪春波。當年肯憶閭中令。舐筆和鉛恨未磨。

徽宗桃核圖

其廣幾尺

三足之鳥千歲芝。當年曾作帝王癡。黃龍府裏沙溪淺。準擬平分作酒卮。

蕭照江山圖

蕭郎解作湖山圖。上皇一見玉色愉。明知此景落歌舞。別灑妙墨爲訃謨。長江吐吞恨無極。突兀金鼇障西北。雞鳴不聞中夜起。零落烽臺候朝夕。蒙衝揚帆去如仰。遙望青徐在吾掌。諸公坐談籌畫疏。年年送使瓜州上。輪困米舟踰沔水。駟將高眠載吳妓。卷蘆吹笛斜陽愁。折箠投江等兒戲。只今承平五十年。蜀荆賈客船相聯。笙篴傳歌賽神舞。不信人間有今古。

順宗墨竹

濃淡娟娟涼月低。昂淺淺春雲。胸次何須千畝。筆端咫尺平分。

巨然山水

空江浩蕩挾秋聲。不是匡廬只秣陵。老子定回神觀靜。笑渠艇子浪千層。

趙昌折枝

瑤池朵朵玉精神。滴露研朱竟奪真。蛺蝶不知遮繡幕。飛來猶認故園春。

時苗留犢圖

伯夷采薇身苦飢。人言周土夷受譏。鶴翻孤松蟬嚙柳。絮腹得免身中肥。昔聞汲井嘗投錢。清白之子推父嫌。人生作事在平易。鄒子受金非慊然。時君作吏心不懈。一犢相辭匪奇怪。當年孝廉爭入獄。壺殮柴

車魏王令

徽宗瓊蘭殿記記中云湖湘佳致足以指顧其勢鬣

玉殿遙思湘水遊。欲看虞帝九疑秋。二君野死難相似。宮女當年一樣愁。

蘇李河梁圖李藻

曾作河梁客。山迴溪水灣。春看人北上。秋見雁南還。

燕文貴山水翰林學士將仕郎守雲州雲應縣主簿

晚色蒼茫外。秋聲縹緲間。亂溪環水佩。千嶂疊雲鬟。曉瀑村春急。風林寺鐸閒。片帆如可託。吾欲與君還。

海潮圖

銀潢清淺瑞星輝。的的秋光下紫微。欲識潮音真實相。落迦山畔五銖衣。

海狗窠石圖

靈壁層峯負六鼇。藥欄花檻翠周遭。如何畫史同羣吠。不與君王繪旅獒。

王振鵬錦標圖

界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為第一。余嘗聞畫史言。尺寸層疊。皆以準繩為則。殆猶修內司法式。分秒不得踰越。今聞王君以墨為濃淡。高下是殆以筆為尺也。僚九秋弈。未嘗以繩墨論。孫吳之論兵。亦猶是也。然嘗聞鑒古之道。必由其侈靡者言之。余於畫斷有取焉。龍舟之圖。得無近似不然。昔之所傳者。安得久遠。

至是耶。

徽宗梅雀圖

金帝母家宋外孫。筆畫好樂餘風存。披圖勘書儼相似。天水別記牙籤分。明昌宮中三萬軸。盡日雲窗看不足。平明鐵騎踰河來。玉璽金題碎車轂。上皇寫生工入神。一枝瀟灑江南春。天與之初汝南失。猶解傳藏記年日。卷題天與元年藏記爲言當年愛遺墨。不如洗手還河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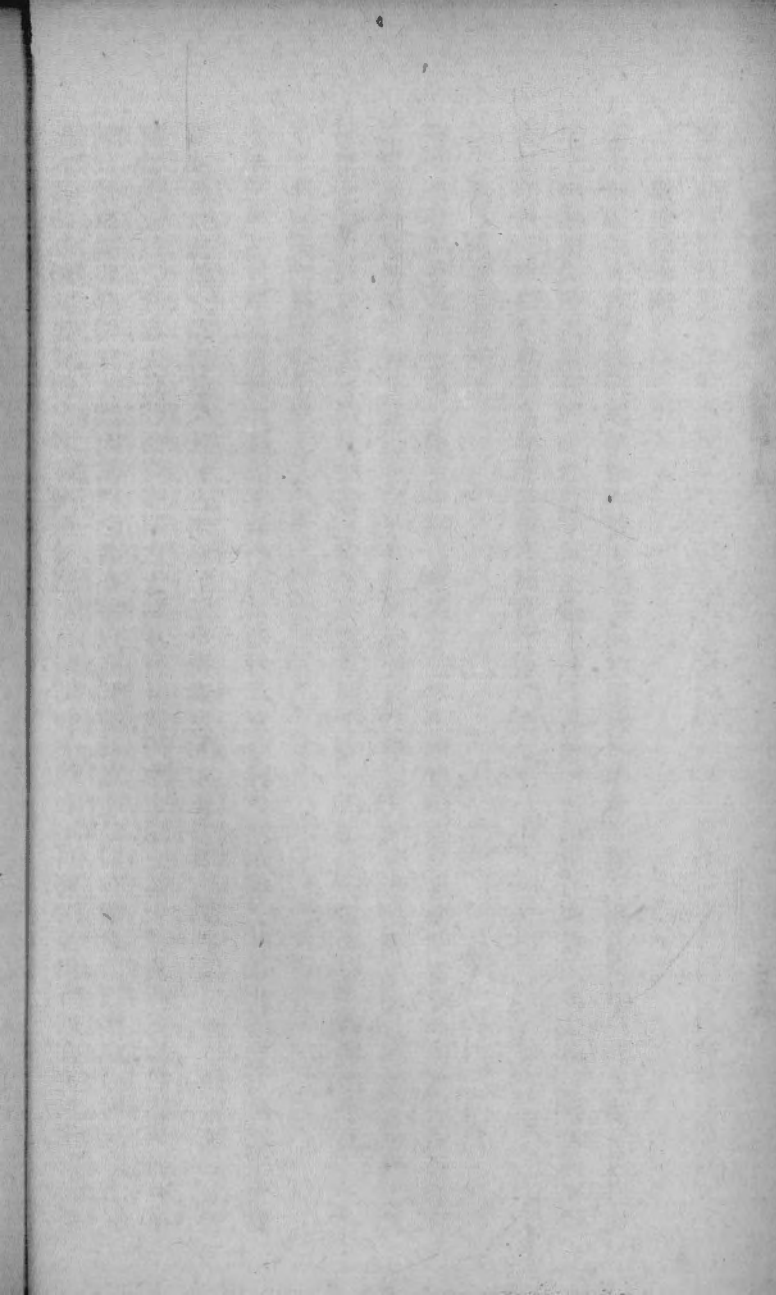
黃宗道播州楊氏女

長頭黑髮垂玄雲。矯矯馬首雙手分。彫弓寶刀左右挾。欲領鐵騎趨崑崙。前關濤湧如壞牆。後砦百溜奔溪篁。羣蠻簇脣爭叫囂。云是楊家女子功最高。旋如長蛇轉空洞。快若俊鶻凌風飄。還家膏沐帶簪珥。父母見之眼垂淚。君不聞木蘭女兒着金鎧。年少從軍顏不改。一朝脫役歸故鄉。樂府相傳至今在。

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

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于南城之天慶寺。命祕書監丞李某爲之主。其王府之寮窳。悉以佐執事。簋豆靜嘉。尊罍絜清。酒不強飲。簪佩雜錯。水陸畢湊。各執禮盡歡以承。飲賜而莫敢自恣。酒闌。出圖畫若干卷。命隨其所能。俾識于後。禮成。復命能文詞者。敘其歲月。以昭示來世。竊嘗聞之。五經之傳。左圖是。先女史之訓。有取於繪畫。將以正其視聽。絕其念慮。誠不以五采之可接而爲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達於上下。而草木蟲魚之纖悉。因物以喻意。觀文以

鑒古審時知變。其謹於朝夕者盡矣。至於宮室有圖。則知夫禮之不可僭。溝洫田野。則知夫民生之日勞。朝覲贊享。冕服懸樂。詳其儀而慎別之者。亦將以寓其儆戒之道。是則魯國之所以襲藏而躬玩之者。誠有得夫五經之深意。夫豈若嗜奇侈聞之士。爲耳目計哉。河水之精。上爲天漢。昭回萬物。喬雲興而英露集也。吾知縑紉之積。寶氣旁達。候占者必於是乎得。秦定元年正月。具官袁桷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題跋

書孝宗賜史忠定王褒賢臣頌後

右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乾道八年。先忠定王守福唐。孝宗皇帝御書。遣使由郡治所賜也。始忠定爲直講時。嘗沐是賜。實署御名。且書王字于後。是後繳帖以進。遂復被是賜焉。猗歟盛哉。惟聖主之得賢臣。唯高宗。傳說事相。昭合。方王之爲直講。訐謫定計。蓋已見於三善之陳告。監先王之成憲。惟孝宗足以承。式克欽承。旁招俊乂。惟忠定足以繼。舊學之素。夫豈若持守希阿光禹。鞏然哉。故其在相位也。知恢復爲正論。時有未至。則寧受衆誚而不避。相位三月。正色引去。未幾符離潰師。張魏公首乞速定和議。則昔之未敢出師。蓋實是在是。家居十年。王之心事。露白於天。而昔之言恢復者。皆大言取官位。一無所成就。至是君臣交孚。過闕入對。實畫森著。實彰厥旨。非偶然也。桷之外。大父敷文戶部。爲王嫡孫。是生會稽郡君。桷實親出。學術荒薄。爲國朝史官十五年。獲纂金宋舊史。簡帙繁廣。猶未克就。五世孫公升。王之大宗。獲寶是卷。他日願上於太史。俾有考焉。延祐七年十月己酉。外曾孫具官袁桷拜手頓首謹書。

書彭忠毅汝方贈官誥後

忠毅公實尙書器資公之親弟。以尙書門功。補太廟齋郎。故終身爲右選官。方臘陷歙。陸杭三州。衛介於

中公以孤城分守卒罵賊以死當時贈典亦至厚矣嗚呼豐亨豫大之說行馴致靖康長驅中原皆望風
迎降嘗讀兩朝忠義錄而悲之則公蓋居其首見危致命臣子之當爲徹彼桑土不能不憾於宣政之事
使龍圖公正色朝著事寧有是哉

書高安蔡中允誥後

嗚呼宋仁宗世康節邵先生以爲日之方中至今南北議論無以易何則賢人多而朝廷治故也今觀高
安蔡中允誥身而桷世爲史官請得以考焉故事進士第一獨命詞以其相繼者爲首次其甲乙若幕職
縣佐則總其詞命以畀之石揚休字昌言眉山人蘇明允先生所敬尊者以高第爲同州推官誥中首稱
是也元豐前率沿唐官制舊六曹尙書侍郎總爲階官入政府始得之吏部專職則有三班審官流內銓
等官誥中署權判卽判流內銓也知制誥舍人職也亦元豐正之翰林學士權判曰郊宋郊也言前已改
名非也李淑五爲翰林學士景祐間元憲同院淑忌其先登謂之曰姓符國號名應祀天實斯年也始更
名焉曰絳陽夏謝希深也謂爲韓絳者亦非也是年父億爲參知政事無父子同要地之理竊考仁宗更
元凡九而史官與歷年圖景祐止四年爲寶元今誥曰景祐五年尙不知者寧不置疑焉吾敢爲蔡氏子
孫言之景祐實有五年六月前猶五年也至秋七月郊上尊號曰寶元皇帝凡十四字遂更寶元焉是則
自七月始爲寶元紀年者莫知遂悉以寶元元年書之先正獻公以祕書監禮部侍郎領史事先越公爲
祕丞著作郎觀舊史聞於家庭者若是輔之不鄙謂余世習臺閣故事遂書以歸若夫贊美感慨有諸賢

說在不容於言矣。至治元年九月丁丑。史官袁桷書。

題放翁訓子帖

放翁先生送其子之官。獨書莊子二章以訓。或曰。五經切近。而書莊子。何耶。余曰。自農師右丞師尊臨川。臨川宗老莊。故其家學世守之。此二章足以涉世變。清而容物。遠禍之基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進德之本也。紹熙黨禍萌蘖。故逢迎者廢於嘉定。標榜者錮於慶元。雖善惡岐。而當時仕進者。寧不自重。先生教子之意深矣。晚歲一出。終能全身以歸。觀此蓋可知矣。袁桷書。

題汪龍溪與從子書後

汪氏皆祖新安。故先生祭其遠祖。有曰。散處諸邑。非雲則仍。今玉山番陽宣城新安皆同所自。獨新安之宗。其別爲三。貴賤貧富。角立不相通。敍世遠源分。故若是耶。先生居饒之德興。而宣城諸房皆祖之。先生嘗謝其宗。袁舉劔有曰。渡江而上。傷不見於它揚。其敦敍同姓。無彼我之異。中興誥令。蓋合王蘇之精。整明暢文獻益遠。桷以荒陋。備員詞林。踰十年。每惕念罔敢替。敬觀遺墨。因以識景仰之志。至治元年十月壬戌。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

晦庵嘗以卓犖奇才。股肱王室。期辛公。此帖復以克己復禮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備矣。嘗聞先生盛年。以恢復爲最急議。晚歲則曰。用兵當在數十年後。辛公開禧之際。亦曰。更須二十年。閱歷之深。老少議論。自

有不同焉者矣。公所居號帶湖。一夕而燼。時文公猶無恙。慶元四年。公復殿講。此書蓋戊午歲以後所作。至六年。則文公夢奠矣。今觀此帖。益知前賢講道。彌老不廢。炳燭之功。良有以也夫。

跋蔡君謨帖

蘇文忠評忠惠行書第一。後見莆田所刻。亦主此論。京卞師其從兄。而名節虧喪。愧惡多矣。爾雅姊妹之子爲甥。至晉世則謂之郎。忠惠日習晉帖。語與之俱化矣。

題曾文昭詩

文昭文肅。當貧苦時。皆舍人撫字。迄見有成。至於制誥。則殆青過於藍。尙書省記實公所作。後評文者謂當爲萬世法器資。番陽彭公與公同臺。熙豐改更。乃若有不同者。幸以內相謝事。卒爲全人。後作史者宜深考焉。

跋曾文肅帖

顧子敦爲河北轉運時。實司馬公作相之時。子宣猶在外服。建中調停之說既興。善惡玉石。黨碑旣成。則子宣亦復同傳。後之作史。其去取爲如何。嘗讀丞相日記。類其子姪。若公衰輩。纒飾術不可不慎。於紹興作史見之。

跋楊補之月賦

述補老人出處清峭。當與魏林同傳。思陵愛其所作宮梅。將召見之。一夕遁去。此真方外士。昔人言蜀無

他揚以九州言揚州。或言輕揚。或言維揚。子雲寂寞。賴此能紹宗矣。

跋米元章帖

中年養生。惟獨宿第一。東坡貶謫。有權發遣之語。山谷戒行堅嚴。有漫種老生涯之詩。信知未易脫釋。景遠余故人。能寶襄陽二帖。晚歲煎熬。良不能自存。釋氏嘗於此驗生死關。聞之者足以戒矣。

書東坡寄真隱詩

東坡先生作續養生論。知及之而未知守者。晚歲慕丹元子。真隱翁。桷嘗深疑之道。以氣爲母。文以思爲宗。二者相反。聚散有不同耳。神行六虛。止者合於自然。朝市而能之者無是也。故近世方外之說。釋性命爲二途。平叔之學不復傳。言語動作。一謂之性。卒未見有超然者。巽堂內翰。明至理。通玄微。異時登紫霄峯。願相與竟其說。坡仙游八極之表。必撫掌視吾二人矣。

跋晉帖

晉帖見於淳化。多不成文。蓋唐文皇去其斷爛。以成卷軸。今十七帖號可讀。餘則不然矣。姜堯章作絳帖釋文。旁證曲引。有功於金石。缺亦疑之。此帖蓋唐人搨本。欲求文義。則幾臆說矣。

跋于湖帖

于湖先生與王宣子。皆紹興進士第一。而皆以政事發身。二公皆守湖南。此帖蓋于湖江東。宣子尹京時也。杼山劉季高寓金陵。于湖守行宮。納謁杼山。杼山曰。守謁當有故。于湖曰。願求書法。杼山野服以肅于

湖拜而授之。今其書蓋與劉無異也。文獻彫落。因巽堂內輸出其書。敢以過庭所聞者告焉。

書陸子履賀復熙河詩後

王樞密開熙河。功成而萬骨枯矣。至元祐初。司馬公堅欲棄橫山之地。深恐生事之人。復啓邊隙。故耳。維州牛李之事。是溫公去取之本心。後之評史。當於是考焉。陸子履。歐公之上客。作是詩。其亦有媚夫上之意。厥今皇圖窮吐蕃而西。唐宋之恥。一洗而盡。時則有若總帥汪公。以元戎經略。桷舊爲史官。得鋪揚其偉績。今獲觀此卷。始知英賢夷考往事。以展拓其素蘊。盛矣哉。

跋定武禊帖

歐陽公著集古錄。言定武二民家各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久矣。後宋諸賢。謂薛向之子嗣昌。私易定武本。別刻石以留公庫。此論千人一律。今以歐公所論。則明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以歸。則民間猶有一本。是公庫本爲第三本矣。議者又謂嗣昌鑿損流帶右天以亂真。後入宣和曲水亭。余嘗毫髮辨證。亦微有不同。此卷壓角小印。正嗣昌名印。而米襄陽親跋尤真。舊藏張參政孝伯家。其子寺丞卽之以書名一時。大變古體。遂不能傳。印識猶可考也。今以余平昔所見本。悉疏于後。

不損本

趙明誠本。前有李龍眠蜀紙畫右軍象。後明誠親跋。明誠之妻李易安夫人。避難寓吾里之奉化。其書畫散落。往往故家多得之。後有紹勳小印。蓋史中令所用。印圖畫者。今在燕山張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黼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金石錄家藏石刻鍾鼎篆籀鑑銘泉譜伴內府其家兵後不廢近歲丁未饑越新昌尤慘遂悉散落始歸于龍翔道士黃石翁黃祕不示人後有順伯爲浙西提舉時攜入祕省諸賢題名皆有其最著者樓宣獻劉文節今亦歸張氏

趙子俊孟顓得於閩中有樓宣獻跋剪碎作冊葉與前二本無異今歸子昂承旨家

蘇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同觀于鄞之城南崇法院有舒信道字晝然不著名在內侍譚氏家精神無毫髮恨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沒子固疾呼曰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買相家買敗籍于官有官印歸濟南張參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家

潘經略時本題識皆德鄰手書滿軸余以有米跋本遂贈鄧善之文原鄧借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還癖因留之余跋乃剪去矣

損本

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滿紙後有賈相跋亦滿紙括蒼鄭陶孫爲福建儒學副提舉得之爲翰林應奉貧質于蓋器劉氏屢入子錢卒以逋重爲劉氏所得有叔姓父印

損本多有叔信父篆印蓋宣和曲水亭旣成亟以御筆由京兆薛嗣昌家宣取留內璫所暮夜以匱

金紙即起輝。疊三紙連印。故下本肥。中本着中。上本微瘦。然皆無異。此本子昂得於都城。裝成册葉。鬻器劉生。手之不置。以銀壺杯孟易之。

翰林承旨趙孟頫家本。得於霅溪陳侍郎振孫。伯玉號直齋。其家藏書冠東南。今盡散落。余家亦得其數十種。此本亦有叔信甫印。

翰林侍讀學士張伯淳本。有黃豫章跋。余每疑鑄損與山谷差有後先。然本無異。前數本更俟他日以考。

題薛紹彭帖

長安薛道祖與米元章、劉巨濟為三友。朝夕議論晉唐雜蹟圖畫。然其作字則各自成一家。紹興中購薛米書最急。率以小璽印縫。後御府刻米帖十卷。而道祖書不得入石。客杭見道祖書一巨卷于駙馬都尉楊公家。精神峻整。遂深疑紹興不入石之故。問於子昂。子昂曰：薛書誠美。微有按模脫鑿之嫌。余不能書。而深識其語。私嘗謂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於匱韞。川媚則蔑有矣。學魯獨居之。男子於道祖見之。至治二年八月乙亥。袁桷記。

魯公坐位帖

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為二。此帖至行香寺。僕射指後不復有。蓋吳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

爲一行遂由是平分爲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尙全。嘗手搨數十本。余得坡公搨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襄陽少年嘗臨之。邵伯溫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墨蹟於子昂家。子昂以重資得之。余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延祐二年八月丁丑。袁桷氏記。

書梅聖俞詩後

都官公與歐陽公。絳河南幕府。締交最久。至嘉祐元年始一薦爲直講。距都官之死僅五年耳。故王荆公挽詩有云。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餉。此蓋爲歐公發也。崑體之變。至公而大成。變於江西。律呂失而渾厚乖。馴致後宋。弊有不勝言者。敬觀詩帖。精思以求。益爲之懼。至治三年歲次癸亥正月丁未。後學袁桷書。

黃華帖名題

米襄陽學段季展。得其刷掠奮迅。故作大字悉祖之。考諸右軍筆陣。實未有是體。蕭齋丈二。蓋其鼻祖。季展之變由是始。沈傳師實爲雲仍。米良有所本矣。黃華老人百一帖。評品悉祖寶章。故其大字超軼抗衡。桷舊閱金帝實錄。老人爲修撰時。坐擅議朝政受杖。噫。使在慶曆元祐。寧有是耶。至治三年二月。史官袁桷書。

書錢王板授某官長洲縣

五代擾攘十國各有年號。獨武肅不以數十州之地自負。崎嶇航海。入貢中土。其設心置慮良遠。至再傳則亦建立元號。良由更易不常。尊重其一。方者不得不爾。唐末多板授官。於此見之。唐有勅授官。與此亡異。隆殺有等。唯錢氏能守之。相時以行。一門盛事。上極宰輔。內爲都尉。與宋同爲終始。吁。盛矣哉。吳越皆本武肅。而散處淮甸。亦其苗裔。展觀無斁。因爲之書。

書孔子廟堂碑

永興公守智永舊法。故唐能書人盡變。唯永興號爲第一。以右軍譜系猶在也。余嘗見大周本於故家。精神逾整。其雲仍散落。不復可考。此當在續孫行。唐人唯魏華得正傳。孔穎達碑與虞相似。或云孔卒時。永興下世已久。

書皇甫君碑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真。再傳爲千文。爲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溫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題劉共甫與朱文公書

劉共甫樞密。世濟忠節。而其文詞。詔示於隆興乾道之際。四方聳動。詎止一經生學士哉。樞密隧碑。實文公所撰。文公受知樞密。實由章齋吏部先友事契。此書蓋在江東留守時所作。扶植故家。解釋僚友。非盛

德不至是。古道寥落。肅觀益增泚類。至治三年十有二月。袁桷書。

跋李公擇尙書帖

公擇尙書手蹟。惟鳳墅石刻一見之。元祐間爲正人。以黃太史爲甥。它不足論。山房藏書。以待天下士。盛德至矣哉。

題子昂書靈寶經

承旨公作小楷。着紙如飛。每謂歐褚而下不足論。此經尾題。距下世纔兩月。痛當作勳。

書徽宗御書詩

道君書此詩。當在寶籙宮所製。筆法飛動。有凌雲步虛之意。真元杳冥。詩中有一點眞元在杳冥之句。驗於五國城下。殆

詩讖與。泰定元年三月癸卯。袁桷書。

跋李時雍墨蹟

思陵翰墨志。謂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由是紹興初年。二公字畫俱用紹興小璽印縫。此卷政初年所收。宋世諸賢筆法終不逮。唐隴西公書。深有懷素氣象。觀此足以知其源委。

徽宗賜溫益搨本黃庭

溫益以王邸舊僚。崇寧初。卽拜中書侍郎。其傾邪翕說。見於陳忠肅公之疏。迫鄒忠公渡海。侵侮范忠宣。諸賢之貶湖南。而崇寧之主。愈近而不疑。何哉。賈生師傅之論得之矣。益死未二十年。而其子已登次對。

典大藩。又何哉。國之亡也宜矣。黃庭真蹟。在建中靖國。刻爲祕閣續帖。後易爲大觀帖。余舊得劉無言雙鉤蘭亭。今復得此。感昔人寵遇之非。當因書以爲曩臣之痛。秦定二年七月丙寅。袁樞記。

跋米元章書趙崇公墓誌

故事。宗室墓誌。例屬翰苑撰述。嘗觀歐陽公。王華陽。李淇水。王臨川。所撰。殆得玉牒之五六。而其蕃衍盛大。一一皆然。今觀崇公墓誌。多有可書。故鄭太宰所作。得盡製作之美。噫。京城括索。盡籍以行。獨太祖諸孫。號爲疏遠。渡江勃興。皆得奉朝請。人事之不可料。襄陽此卷。龍跳虎臥。不盡贊述。太宰此文。亦稱合作。惜與王將明。蔡元長。同傳。訖蔽其名。可爲歎息。

劉貢父與羅正之手帖

彭城劉舍人。晚入西掖。以元祐元年十二月。赤城羅公爲開封縣令。此帖云相望累年。不忘瞻渴。蓋元祐二年書也。嘗考二公相知之舊。始於彭城公之守曹。曹爲盜區。彭城公緩刑而盜息。赤城公時爲濟陰縣。其必有裨於劉公。故其以事罷歸。卽需章留之。有曰。伏以羅適自臨百里。將及二朞。奉詔條主於恪恭。聽獄訟。號爲簡諒。有識詠頌。咸謂得古人之風。愿民服從。可以當屬城之最。惜其未盡施設。遽爾罷歸。輒徇輿情。函陳囊奏。朝廷遂允其請。後自開封推官。爲府界提點刑獄。其制詞曰。強力民事。知其要務。亦公所爲也。羅公政績。湮落少見。漫摭其事書于後云。

書濬公帖

潞公兩守永興。其一自秦州徙知。皇祐之五年也。其一自洛入覲。到郡不數日。卽召還爲樞密使。治平之二年也。此帖謂旦夕赴雍。游嵩之約。竟不如願。蓋入覲時所作也。嘗考潞公之居洛。始於皇祐二年之立廟。其三年罷政。知許州。五年徙秦。復知永興。未嘗一日歸河南也。至嘉祐三年。始判河南。八年。復判河南。居洛凡六年。方家居無事。暢心適意。莫過於窮極山水之樂。而嵩山去洛無信宿。乃不能一踐此約。何哉。昔王逸少欲游蜀都汶嶺。弗果。每爲終身恨。公晚年居洛幾三十年。山水清詠。見於篇什。其與逸少之恨異矣。潞公學蘇靈芝書。余嘗見靈芝易州碑。豐峭特甚。觀此筆法。尤相肖。越國袁桷書。

跋荆公帖

呂嘉問以元豐元年。自金陵改知潤州。二年四月。落職罷郡。方是時。朝廷積息之弊極矣。公時家居。然猶不悟其非。何哉。昔山谷老人嘗言。荆公不甚知人痛痒。余謂此說殊不近理。夫人之厚薄。皆生於情之好惡。方熙寧間。荆公之所惡者多矣。至於晚年。而其所好者。又皆背叛構禍。宜其平昔簡牘。漠然若無世俗之情。今觀此帖。勞問勤懇。且憂其乏絕。噫。以嘉問之姦。何得公之深若此。余嘗讀荆公與嘉問詩。末章云。所懷在分襟。藉草淚如洗。惜不爲范蜀公。司馬公。諸賢發之。

跋富韓公帖

神宗初年。銳志更治。虛席以俟富公之來。然當其時。言不足以勝辨。德不可以厭知。君臣之際難矣。此帖謂昇杖自便。蓋斯時也。嘗三復公求退之章。未始不扼腕痛憤。而或者謂公逆知五行休咎之說而退。則

過矣。

跋蔡忠惠帖

蔡忠惠書筆圓韻滿。蓋其楷法精到所至。今人作書。先事行草。是猶未能言而強之以歌也。近世行體多尙嫵媚。回視忠惠書。凜凜有清介之氣。

跋王岐公帖

前賢作家問語質而情周。非如今人從事筆墨長語。今觀此帖。亦足以少勵薄俗矣。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祖墓與陶山陸右丞祖墓相邇。紹興間。陸氏地爲攢陵。清獻旁近墓地。亦皆歸朝廷。而不絕其祠祭。先朝陵寢。遭賊輶之酷。痛通于天。而趙氏祖墓亦莽爲丘墟矣。又聞陸氏祖墓復歸王氏。今觀此帖。慨不自勝。

陸放翁答杜賢良求試牒書

全華杜氏昆弟文學行義大科異等。固其常也。然自孝皇設科之初。有司輒抑而不取。故李文簡公之子賢良。猶不免謗議。自此其科遂廢。今觀此帖。有愛莫助之之意。則一試牒。其肯爲杜氏惜。昔葉正則序龍川之文。白使同甫不登進士。則爲狼藉人矣。噫。科舉之弊。果足以困天下之士哉。

東坡先生作藏院記。自謂夢中所作文不加點。至作魚魀冠頰。落筆驚坐。則所謂夢中語。特神其說耳。今觀涼熱偈語。亦與前二文相似。釋氏之書。皆自梁隋諸臣翻譯。故語質而文窘。至若楞嚴。由房融筆授。始覺暢朗。公文如萬斛泉。風至水涌。鳳翔祈文。與訓誥相表裏。則房融文體。一規近之。如洗金以鹽。濯錦以魚。不亦易也。焦火凝冰。廓然于得喪之域。嶺海炎瘴。又何足道。三摺遺墨。清風泠然。

書鄭資政伯祖中散題名後

山水清事。非砭砭朱墨吏所可與。鄭公邑長於斯。而三游雁山。則其清淨之政。盡可見矣。雁蕩之名。自唐末始著。故前賢罕有至者。此碑字畫。頗有顏魯公東林題名筆意。益可為鄭氏家寶。

跋米元章書

陶叔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壻。可怪。米元章書。

歐陽公常曰。士大夫不明氏族。與禽獸無異。然自晉世渡江。譜牒散亡。夷虜殺互。賜姓別族。漫不可考。要難以盡責也。潞公之先本敬氏。易而為文。失製字之體。今陶氏為婚于唐。虧人倫之義。蓋石郎之害。不止割十六郡而已。米老本曠達之士。而能書此為戒。亦足以知前輩非苟於一藝者。

吳傅朋書曾丞相夫人虞美人草詩

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陰陵失道非天亡。別張必死仁義王。英雄本學萬人敵。安用慘感悲紅粧。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先逐劍花飛。新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時似歎眉。怨他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清魂杳杳今誰主。玉骨他年恥為土。會當移植漢王宮。更伴權前戚姬舞。

右瀛國魏夫人虞美人草歌。紹興乙卯七月廿八日。吳傳嗣爲沈守約書。

南豐諸曾與王廣陵爲文字交。吳紫溪實廣陵之外孫。於曾氏有素。則此詩爲文肅夫人所作無疑。噫。照尊之逢迎。建中之調停。夫人獨無一語諫其夫。而且倚聲弄筆。尙論漢高之戚姬何耶。前輩嘗言婦人與知文墨非美事。殆有深意。然曾氏子孫空青艇齋。世傳江西之燈。闔庭淵懿。有自來矣。紫溪自謂筆法得柳半葉體。不知此語何所目。豈與魯公屋漏法相類。然不可強解也。

跋黃太史帖

此一帖疑在黔南時所作。有云。慎言重行。蓋息影畏禍之餘意。釋氏與太史有緣。輟錢奉馬。其意蓋可見。跋東坡黃州謝表

昌黎公潮州謝表。識者謂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黃州謝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過於昌黎多矣。然余嘗讀嶺海謝表。有云。人皆相傳其已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言至於此。章蔡之罪。可勝數哉。

書劉元城與李莊簡公書後

崇觀間。老京竊威箴權。天下善類。皆禁錮不用。而汪龍溪、葉石林、陳簡齋。號爲渡江名賢。亦嘗出門下。至若元城先生、龜山先生、莊簡李公。進退言議。爲一代矩範。而元城奉祠南京。龜山被召。莊簡爲尙書郎。始余嘗疑之。久而後知拯世之道。有不得不如是也。原老京當垂老之年。逆知公論之不可揜。張壽以一書生。微言警悟。悔心之萌。黨禍漸解。向微諸公少貶以自道。則其無所顧藉之意。將必置諸死地而後止。方

了齋之爲尊堯也。其意蓋亦若是。至於羣姦繆繆。用權之道。迄不可救。由是聲罪而正之。吁。豈了齋之願若是也。朋黨之禍。盛於東漢。張讓之喪。持正論者一律。獨一陳仲弓往弔。後卒賴以解禍。乃知志士仁人之用心。雖相遠數十百載。蓋未嘗不相同也。此卷皆先生與莊簡公書。清名勁節。其淵源實自茲始。至紹興和議之首。莊簡入參大政。皆昔時所聞於諸老。救弊之說。遠歷瘴霧。其大節蓋自可見。惟元城先生字畫端謹之妙。有不待贊述。敢因莊簡出處之事。推先哲之所未發者而書于後。丁酉歲正月丙寅。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唐鎮遏使侍御史倪亞手帖

桷與番陽倪仲寶同爲太史屬。一日出其先鎮遏公墨刻一通。以示實象山先生識焉。俾桷有述。謹按鎮遏使廢置之始。由貞元間。悉屬諸刺史。而邊於溪峒。連於蠻徼者。則特置城鎮。而刺史不與焉。廣明以來。江淮之地。秦畢孫楊。迭相雄角。而鎮遏之職。隸于節度。信爲犬牙要衝。雄石鎮之得名。實貞元以前遺令。唐制御史別爲憲銜。自押衙都虞候至兵馬使。凡十有二年。而始爲監察。又積年而遷止於侍御史。其功高而軍倍。乃得爲中丞焉。故當時稱謂。咸以中丞爲貴。今此帖言中丞。誠尊稱也。仲寶言御史之傳。今十六世。而丘壘昭穆。封植彌謹。遺言舊牒。日補其未備。譬之岷江。初若甕口。而至于海者。其源遠故也。念昔吾里衣冠故胄。皆爲文安公之門人。俯仰變更。而事有不可言。敬觀遺墨。實勞我心。仲寶尊祖敬賢。其深匱藏之。俾勿壞。大德乙巳。四明袁桷書。

跋李後主詩藁

右散騎常侍徐鉉奉使汝陰。並觀故國王詩筆。太平興國壬午歲前十二月十六日。西湖北臺記。

李王辭廟北行時。猶倚聲製曲。不知降王宅果淒抑也。晚歲曲憤。溢于歌詠。竟以憂死。獨徐鼎臣守遺臣舊禮。痛東鄰之煽禍。怨歸錢氏。而此卷文信實之何耶。鼎臣題識。足厲薄俗。方承平時。士風藹然。故莫有疑迂。使以文為害。則當如律令矣。悲夫。

重光書。世謂撥鐙。然不解何語。按書記言推拖撚拽。乃具秘訣。先德學士為李西臺。余嘗見其三體道。德經及風后廟碑。審為無疑。天嗣暨太平興國四年置。暨有左右。復各有二。故此印云第一也。

畢少董文簡公裔孫。由東平南遷。多藏圖書雜蹟。後入祕府。紹興間人謂之畢谷董。

李丞相在翰林三十年。太平興國八年始入政地。如扈李二學士。今玉堂集猶存其制誥。趙嘗預修實錄。所謂初本者是也。徐公八分。世不多見。益可貴重。時中宜正色深寶。勿為豪巧者箴侮。是日袁桷重記。

跋姚子敬所藏東坡書飛白記

東坡先生語慶曆皇祐。未嘗不感歎。三復此。正紹述深意。熙寧諸子乃始崇是議。元符間何耶。舊見蔡君謨飛白。廣不盈尺。此字嘗與是記相屬。思陵購先朝書入祕府。悉去題識。今不可復觀。而記為子敬所寶。誠可感也夫。

東坡玉堂制草

淳化後學士院紙。貢從池陽。唐五代所用乃矮麻紙。熙陵愛李氏澄心。遂易此制。蘇公此卷。正號玉堂底本。楠見文潞公。呂申公。辭免平章批答。有賈相私印。疑當時故家。刻以修緝。與此紙無異。今留河東李士弘。袁桷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題跋

題唐玉真公主六甲經

靈飛六甲經一卷。唐開元間書。當時名能書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變習行體。獨鍾紹京。守鍾王舊法。余嘗見愛州刺史碑。黃庭經。無毫髮違越。至開元間。從貶所入朝。一時字畫。皆出其手。此卷沈著。適正。知非經生書。可到。審定爲紹京無疑。昌隆公主。睿宗第九女。景雲元年入道。改封玉真。因以名觀。方盛夏時。工役迫急。羣臣諫疏咸入。魏知古之疏有曰。陛下爲公主造觀。將祈福祐。季夏之辰。興工犯禁。百姓居宅。卒然逼迫。令其轉移。功德何有。觀地蓋太平公主之舊第也。唐世諸主。多強入道。以爲報本冥福。否則和戎以弭國難。爲女子者。不亦難矣。併識其事于後。

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

二先生授學鄉里時。踵門而登巍科。應仕者。固不一二數。殊異以後。衣冠淪落。有不忍言者。獨剡源竺君嗣孫稷。猶能守儒保世。度藏二先生遺墨。惟謹。桷伏讀沈公書。誨有曰。兢兢自持。若果能爾。何用師友。審竺君誠能用力。於是舒公誌其歲月。則曰樂道。其教子。荐更百年。敦厚愷悌之澤。今復未艾。竺君諸孫。宜力脩而善繼焉。俾勿墜。哀桷書。

題唐臨講堂司州帖

臨書如九方皋相馬。遺其玄黃。筆意洞達。妙在轉摺。若拘然位置。不復有神韻矣。唐臨十七帖。較閣帖多異。此卷紙品墨色。真數百年前舊物。宋世唯蘇才翁。米襄陽。得此妙解。能書者必能深辨。

跋鄭太宰奏議樂章

故事。園丘明堂。孟享宿齋之夕。六宮起居奉表。必委學士。翼日復命。它學士作宣答詞。車駕還宮。始賀慶成。及錫賚。亦皆學士所爲。詞臣書詔填委。蓋不止是也。自元祐以後。罷合祭饌文。悉倍舊規。國用不足。二蔡之徒。悉遵王安石熙豐理財之法。史官書之。未嘗不慨嘆也。鄭皇后三爲妃嬪。始正后位。實大觀四年之十月。今觀太宰鄭公奏議樂章之文。在十二月。實此年也。鄭相世居開封三開茅社。雖由椒掖之貴。而其子孫。殆有能以詩書自顯。都承公興裔。詳習刑政。今世所行大理格目。實自公始。蟬聯官簿。見於周文忠公所爲墓碑。四世孫出示手勅。足以見一時文物之美。噫。翩翩不富之戒。又何其速也。延祐三年五月甲子。史官袁桷書。

書唐臨蘭亭

紹興內府故藏

定武蘭亭。文皇摹本所刻。故毫髮無踈短。至徧賜諸王羣臣。則皆一時能書所臨。精神橫逸。雖抵掌相似。然猶以爲優孟也。余所見元嘉賜本第一。神龍第二。蘇才翁家本第三。才翁本則祖神龍。褚河南悞字本第四。馮承素本第二。第五。褚庭誨本第六。陸東之本第七。最後復見米老所徵。褚河南本第九。徵馮承素本

第九。今見此爲十矣。十本皆臨書。與定武微異。同。又皆繭紙。非雙鉤響揚所可作。米友仁定此爲模本。失之矣。況此卷濃淡結構。皆出己意。每攬二字。落筆尤奇媚。米老臨模誑一世。豈此法不以授其子耶。柯敬仲好法書。而近世輒效米老。眩易者十有八九。故余特敍所見。且以爲貴耳。賤目之戒。

跋齊竟陵王蕭子良書

敍云。齊永明三年正月十九日。撰。自書。契以訪唯文字象形鳥跡。總成一卷。

章續纂書體中有張芝一筆書。鍾繇行狎書。曹喜懸針篆書。杜伯度章草書。此卷蓋五十六體之十一耳。蕭子良書不傳於世。獨述書賦。其書有力而無體。此卷是唐響搗粉蠟本。筆力遒勁。有智永舊法。宗少文作一環草。蕭齊咸慕之。子雲書政與此類。文皇乃深非之何耶。圭璧殘斷。然猶審爲朝覲遺寶。吾於此書亦云。

跋柳誠懸隴西李夫人誌

顏魯公雖沙印泥法。僅傳於藏真。誠懸真得其遒勁。魏晉隸書。以區古爲工。至唐虞永興。褚河南猶守舊法。唐世碑刻。作字逾廣。遂以長勁爲能。而晉法悉變矣。近世能書家。不屑顏柳。競爲李北海書。而隸體遂絕。余拙於書。而善鑒。未有能易余言者。往歲嘗見柳公書清靜經。西昇經。靈寶經。易賦。心經。凡五卷。當以此誌爲第一。

題定武損本

損本定武多匱。金蟬翼越紙所印。字彌精神。不知者乃以纖瘦疑之。當宜和流觴亭成。有旨從薛嗣昌宣索。急驛以進。內侍梁師成暮夜亟以蟬翼三紙連覆。得百餘本。故上本差瘦。中本肥瘦得宜。最下本與不損肥本亡異。雖非北紙。實皆薛氏所竊本也。此本蓋是薛氏舊本。紙墨昏淪。殆猶東郭子綦垢弊愈甚而神益清。望而就之。真有道之士也。

跋懷素草書四帖

藏真論右軍書。未若深服。後乃爲黃長睿所貶。殆釋氏所謂報緣員。饋寶晉之餘。復遊戲唐蹟。吾意後人無敢出議口。當以是爲徵。

跋歐陽詢隅隠帖

評書家嘗言。率更書難雙鉤。蓋其落筆全在骨法。若填補肥媚。則失其體。舊見唐彥猷摹鄱陽帖。筆意絕近。此卷殆髣髴之矣。

跋聖教序

三藏記舊經生多習之。李西臺人品高。猶不免蹈襲。今觀此卷。遺其玄黃。非有拘窘。蓬萊神仙。海鏡雲滅。滯毫而踞龜殼。非此翁也耶。

跋懷素自敘

自敘墨蹟。俱有蘇子美補字。凡見數本。董道進德壽殿者爲第一。然子美所補皆同。殆不可曉。善鑒定者。

終莫能次其後先。今觀員嶠所書。貴耳賤目之士。願加詳焉。

跋急就篇

索靖急就。王廙所藏。僅存於衣摺。是渡江時已不完。章法微茫。轉摺之分。少失之則訛認矣。自唐以後。遂不敢以是擅名。觀此足以驗筆塚之功。噫。誠難矣夫。

跋懷素聖母帖

劉綱得道四明。余嘗欲游山中。攀懸崖。坐石牕。問超世之旨而未得。今觀此帖。極偉怪。素爲文。世未之見。而此帖亦世少摹刻。觀法書幾三十年。諛聞若是。是果孤陋耶。

跋玉筍觀李後主牒

漢武南巡。以天柱爲南嶽。而江西諸山。言神仙者皆宗之。玉筍山記所言漢武良本此。至蕭子雲譔立館碑。有曰清虛之館。蓋其地也。李重光以蕞爾小邦。當開寶末年。兵勢凌迫。奉宋正朔。不暇給。而猶曰御批。此殆終身不去帝號之謂。所行文又曰準教。則王制也。南唐之亡。城陷。猶誦佛不輟。渡江雖功在曹彬。而江面闊狹。表裏實一。僧圖獻于太祖。宋史特諱不言耳。九華先生。道家者流。李主得國之效。觀其成敗。爲之慨然。前史官袁桷書。

跋蔡君謨汝嶺帖

君謨行書。蘇文忠定爲第一。其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備具。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

越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昔人嘗言程李御兵。各善其用。學程之道。猶魯男子也。君謨蓋深知此。唐人雙鉤多橫揚。執筆尊謹。懼其妄出胸臆也。今觀汝嶺帖。較唐文皇棗木本。益足取徵。延祐五年六月。會稽袁桷書。

祕閣續帖劉無言雙鉤開皇蘭亭

元祐間。詔以祕閣舊蹟淳化所未臨摹者。命劉燾無言董其事。爲續帖十卷。至建中靖國畢工後。大觀間。蔡京復增臨十卷。去無言所題。命京改題。通爲二十卷。後復有孫過庭書譜。今世號爲太清樓帖是也。開皇真本。後由樞場。復入德壽御府。號神龍蘭亭。紙前後角有神龍半璽。蓋唐中宗時所用印也。理皇下嫁周漢長公主于駙馬都尉楊鎮。故事。奠雁奏進禮物一百有二十奩。理皇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爲第一奩。以報宋社亡。楊氏子不能守。歸于濟南張參政斯立。大德末年。復歸集賢學士李某。余得見之。以百花蟠龍官作錦爲標首。前有希世藏小璽。真奇物也。此卷正爲無言在祕閣親摹。事見無言手跋。向冰文簡公裔孫。當韓侂胄聚閱古圖書。皆出冰鑒定。自淳熙後。圖籍考訂之富。惟霽溪向氏。錫山尤延之。諸暨王厚伯三人。然字畫最惡拙。及今與僕。遂成四人。延祐七年二月六日。越袁桷記。時官集賢。獲觀此卷。賈相舊物也。

跋蘇文忠與黃師是尺牘

黃師是實先浦城人。其父潁州府君好謙。與二蘇公爲同年進士。師是遂與蘇公家通姻譜。嘗爲提點刑

獄。文忠有曰：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之句。所謂綠衣，蓋指侍婢朝雲言。師是官職之不遷，云爾。師是官至待制，其弟宰星變，上疏論蔡京，遂長流海島。有子子游，脫驢以葬歐陽徹。張魏公義之，後居四明之奉化。此帖縫印曰：仁儉者爲子游之子，而視師是爲伯祖。仁儉之曾孫應春，以詩學教授鄉里。後其子皆爲達官。桷嘗聞長老言：其家所藏二蘇公帖，凡數十紙。五世澤衰，皆散落殆盡。此帖蓋遭母章頌人之喪，文忠所慰唁者，舊亦嘗見石本。今獲真蹟，爲之深有感焉。

跋米元章書

元章壯年學蕭誠書，後學段季展。最後悉意師褚河南，其體三變。晚復規模大令，往往行書爲長御府。米帖有楷書，周官性不耐拘檢，時有塗注。中原諸賢所見周官，蓋行書也。草書之變始張旭，行書之變由米老。蓋其顛逸政相似耳。孫過庭嘗自言作書無一筆大令，善書者必能評其優劣也。

跋汪氏推恩誥

右信州汪氏孺人誥一道，實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吳太后壽七十時，孝宗上壽，康壽殿推高年恩所賜也。紹熙五年，復以八十行慶壽禮，未幾孝宗崩，危疑之際，定立曾孫，母儀四朝，猗歟盛哉。嘗考乾淳之際，國境寧謐，天子以孝治天下，一時郡縣以年高聞于朝者，視汴史惟最多。舊制男女凡年登百歲，得官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而慶壽恩八十以上，始得預。如前制差等焉。張氏自待制時爲宦族，則汪氏之年耆蓋可知矣。參政師點蓋施公，施爲廣信人，首相文定王公，淮實桷外母祖頌人之大父。于時文

定作相。其母夫人猶迎養相府。君臣廣孝。於是可見。元傑沈靜好脩。學老子道。猶能寶家牒於易代之後。故國喬木。藹然遺思。桷也。世爲史官。得無書乎。袁桷記。

題李龍眠雅集圖

龍眠舊作雅集圖。在元豐間。于時米元章、劉巨濟、諸賢皆預。蓋宴于王晉卿都尉家所作也。嗣後詩禍興。京師侯邸皆閉門謝客。都尉竟以憂死。不復有雅集矣。元祐更政。蘇文忠公爲中書舍人。黃太史入史館。張右史晁河中爲正字。秦少游以品秩最下。亦校黃本書籍。未幾晁以憂去。又未幾。趙挺之論蘇公、少游、魯直同一疏否。則晁亦在疏中矣。噫。元二之際。號爲翕和。黨論之萌。蓋已兆矣。良可悲也。此圖蓋作于元祐之初。龍眠在京後。預貢舉考。斯時之集。則孰爲之主歟。曰。此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集也。德麟力慕王晉卿侯鯖之盛。見於題詠。文潛嗜飲。樽罍滿几者。其實也。少游凝然有思。其小秦王之意乎。魯直每遇家妓。輒書裙帶。今乃題卷。猶故態也。東坡公精神凌厲。見於筆墨。而待門下三客。蓋未嘗以此易彼。嘗考文章盛時。各展素蘊。故六君子別集。體製各備。後宋之弊。以華貫爲重。墓中之文。前歸於周文忠公。樓宣獻踵之。至於末造。劉龍學專之矣。仰止英躅。庸書于後。

題八馬圖後

龍眠嘗作明皇八馬圖。此蓋其雲仍也。奚官調牧。深得沙苑閒意態。畫評云。人稱高名馬。虧先匠。余於斯圖亦云。

題雙竹圖

彭城遺派。如俞且軒、梁率庵。皆有瀟灑意態。世人貴耳賤目。正不免如米老牛。卽戴嵩象卽章得之謂。此卷雙折枝。煙雲慘淡。展閱晴齋。頗有莊生去國幾年之意。

書藝祖皇帝十節度風雲圖後

杯酒釋兵柄。此啓運立極之基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始。攬風雲圖。痛當作慟。遺民袁桷書。

以辟穀圖壽張治中併識其後

參預篤素。張公孝伯。于湖先生之從弟。爲貳卿時。有以辟穀圖爲初度壽。旣其詩語。典密超遠。非參預公不能受。未幾入西府。又陪幾政。僞學之禍。公實彌縫。雖一手獨拍。國史時政。至今猶可考也。晚歸桃源。領祝釐十餘年。康強壽考。是生樗寮。太中公亦以字畫醞藉重一時。年過八十。作字猶嫵媚。本茂枝亘。有自來矣。桷大父嚴州。於太中情好深厚。每相顧語。時事艱塞。思欲如參預。公嘉泰時不可得。風雲變更。此圖遂爲袁氏家寶。思得留侯裔孫。以永兩家傳襲之美。治中張公精神炳耀。篤志文物。於吾家族祖正肅公。有三世之舊。振鬱甬水。言語冰雪。誠信金石。優游孫讓。而發不可犯。事不徒作。超然有黃石公審勢之道。桷往游金華。聽言論之緒。觀茲佳辰。敢以參預張公所至者爲祝。俛仰疇昔。今百二十年矣。庸書所聞。爲公壽。四明後學袁桷書。

題趙希遠山水

前賢議大年山水平遠多朝陵往回所見今觀此圖殊有泉石意態吾鄉樓宣獻公嘉泰坐錮十年不作子公書問趙尙書時方尹行都其猶子輩行後先不同要知此畫不當以此爲重近世附會率類此

題家山圖

巖壑朱鴻臚翰墨繪事乾淳諸老咸尊許之余屢見其書洛神賦飛湍圖當未易入書畫家評品信知前賢游戲不得以藝名目竹墅先生奮爲江行圖登瀛圖復因思陵書法充爲學書韻譜使之較藝書畫二博士意其猶朱鴻臚也藝成而下章仲將閣立本懷恨莫雪則知游戲深意未爲害道桷客錢塘獲觀家山圖於其從孫一清典刑日淪雅思清集萃于牆屋之被文繡宜深寶藏以示同志

題赤壁圖

空濛寒江望斷壁如日色羈臣謫子作淒然懷土語似傷正氣余嘗讀囚山諸賦深惜其才其不遇果命歟覽此長卷益知東坡爲百折不撓非景物可動爲之一噓

題模本重屏圖

重屏圖至汝陰王明清氏始定正坐者爲南唐李中主像余嘗見樓宣獻公家周文矩所畫初本前有祐陵御書樂天偶眠一章噫承平盛時君臣圖治而區區慕企者年之安佚禍及於身國亡於闕苞桑之戒有自來矣此卷模搨不遺毫髮乃喬仲常所製深得龍眠筆意而精巧過之以此辨定

書牟端明脫鞞圖黃魯直返棹圖贊後子昂畫時守宮監所贊

嘉定改元。首召樓宣獻公爲翰林學士承旨。更十七年。不復有繼。而學士亦久虛不用。寶慶初。首用鄭忠定公。時則有若洛水程公。相繼爲學士。端平則眞文忠。嘉熙則魏文靖。文忠不肯拜命。文靖不兩月。卽入政府矣。淳祐特用三人。曰端明李公。參政應公。其以不能辭者。吳丞相一人耳。至景定始用徐公。端明牟公。獨牟公至咸淳初。猶學士。噫。四十一年。理宗所命內相。不過四五人。則凡號爲學士者。誠難矣。方陵陽李先生。特以史局入蜀。爲參謀。首辟先生以自近。蒼黃出蜀。李公造朝。願給筆札。補其書。先生之助。爲多。龍翔之役。丁董氣。饑無敢犯。一麾出守。惓惓憂國。絕僥踰鼠穴之慮。初圖見之。咸指摘文致之弊。太史之圖見之。裕于子孫。經術淵懿。爲東南師表。故國喬木。殆於是見之矣。念昔至元乙酉。嘗從子昂承旨公于錢塘。于時年少氣銳。各欲以文墨自見。此圖之作。實在是歲。龍頭之兆。殆表於是。梅也。學不加進。而志日益懦。肅容斯圖。其亦有所感也夫。延祐四年九月。袁桷書。

題楊補之梅

逃禪居士平生文章字畫。清勁簡潔。獨作梅花。習宮體。豈宋廣平遺意邪。德壽殿深愛之。嘗命作橫披。親御翰墨。懼以是干進。卽脫身還里。士大夫自重若此。可以見昔時之盛。

題湯叔雅梅

舊見叔雅作三香圖。踰二丈。遺其女準。畚田四十畝。清實清矣。如太清何。叔雅性慕曠達。其繪事有山林枯槁之意。德壽殿乃不喜之何耶。遇不遇有命。昔人評詩。謂柳塘春水。眞富貴語。叔雅豈故爲是以自況。

然予嘗聞評畫家言竹外一枝水邊搖落非叔雅不能蓋棺論始定於此圖見之

李成寒林

李光丞畫多入御府在民間者其子天章以金帛悉購藏故米元章作無李論此卷王都尉畫帙中物余留京師見寶繪堂畫帙仙佛折枝禽畜凡三帙後入宣和太上皆御題姓名復加寶璽宣和最重光丞山水今裝潢犀軸皆舊物蓋從畫冊表而出之者摺文猶在而後紙略翦去至治元年十一月丙子導尊號玉冊置省中歸坐南牕書

題小坡竹石牧牛圖

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倅定武罵賊不屈以死其風節不墜光于前人矣坡翁流落困苦有悔不長作多牛翁之語將買田終老于陽羨而志迄不遂此圖之作無乃聆庭訓以寓初意與江南糴糧千里一色久客于京塵莊鳥故鄉之思無言而色已動覽之悵然

題李伯時馬性圖

仁廟賜郝參政此圖
爲龍眠李元中作

龍眠三李元中廟伯時豈淺淺哉嘗聞伯時欲工馬形狀或有告者曰非入天廐不可今世所傳好頭赤等圖悉天廐摹寫鳴立起俛神氣洞馬腹矣後復有告者曰子性非馬性入於自然寧有悔悟使真入之曷有出理由是讖悔作大士像袁桷曰性以理成物具理具區別有殊性之益彰惟我仁宗皇帝溥博濟

物一視同仁。其所以際待大臣者。實有差等。其膺是賜。非臣彬不足以稱。龍御上賓。先臣不接踵以逝。誠有是也。夫嗣子升。至治二年命小臣袁桷。敘本末。謹稽首拜手爲之書。

題王黃華墨竹

黃華老人祖襄陽筆墨。至於平世不遇。卒至窮困流離。時使之然。使生元祐盛時。實不在米老下文丹澗。用墨意在筆前。觀此卷。豈在彭城下邪。德常評古精詣。遂取其評以書。

題李龍眠十六羅漢象

龍眠白描。多用吳道子臥蠶筆。若一用界畫法。則非真矣。此卷山林嶽崖。骨相嶮峭。猶有離王舍城真態。非復有江右卑弱儀度。神閒意定。視天台靈鷲。直瞬息事。龍眠神氣洞馬腹。晚脩蓮社。得無冥會耶。

題彥敬子昂蘭蕙梅菊畫卷

余嘗見彥敬子昂親作繪事。生香踈影。光透紙墨。觀者莫不斂衽。二公既下世。摹傳益多。優孟之叔敖。幾不可辨。觀此生意。猶侍杖屨時也。

題子昂擊磬圖

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嗣贖父子之亂於斯時也。聖人得無所感。柴也其來。由也其死。事果有至於此。名畫記有擊磬圖。不存。子昂創意作此本。其亦有所感也夫。

題鄭有之蘇黃海棠詩卷

吾鄉樓楚公爲令登封得嵩山之石以歸自渡江來南北隔絕其孫宣獻公遂築樓扁曰登封而貯石於其上京洛慨歎其記文實三致意焉華陽自甲午之破衣冠南來不一二數土地之宜登於王所者悉絕若奇花美木往往於前賢題詠中髣髴而不復可觀金華鄭有之北山先生宣撫公之裔孫其家有蜀棠一本猶傳以爲宣撫公自鎮蜀歸時手植有之復得摩挲閣所刻東坡海棠詩一篇又得黃太史所草合爲一卷每花時舉酒展卷高歌居然萬里之勢見於眉睫其於宣獻公之意政相似余嘗聞牛奇章聚花石之奇麗而身不及享近者內翰洪公築瓊園於第而幾致奇禍孰若宣撫公清名懿行淑於後人一花之微猶存於百數十年之後古人有言曰十年之計在木百年之計在德今德與木俱存而無墜豈不美與謹書其事于後他日訪喬木之居坐花陰之下舉觴相屬當爲賦其事

書趙監酒墓記後

唐世宗室其初皆有封爵世遠親盡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故作史者深爲之歎惜然而石堤谷之慘則又有甚可歎惜焉者也宋太祖懲前代之失諸降王子孫皆得登仕版而柴氏錢氏復與爲婚姻號爲最盛至於靖康大變流離南來皆得奉國牒以見于宗廟絕猜疑之嫌於此可見余嘗自紹興以來考其世系彬彬秀出亡慮數十人至若魏王諸孫雖其族屬號爲疏遠卓然可傳者詞華則德莊仲白清謹則德老父子抑有以知祖宗垂裕之盛乙未秋趙君開叔出其皇祖監酒君之銘謂余曰此相國程公之所作也監酒君於魏王爲九世孫而文昌公之從子也文昌師性命之說於慈湖先生爲時

儒宗曩先人官廣陵時。詔以家世舊聞甚習。暨歸餘姚故居。每拜高曾墓下。讀諸老所述先德。夙夜畏懼。不能承嗣。丙子奔播。善和故書。與墓碑俱燬。爲庶爲奴。不敢自恨。獨欲求程公之銘。不可得也。惕然於心。幾二十年。今復獲于四明之族黨。誠不勝慰喜。其爲我記其事。余曰。世之畏禍者多矣。變姓之張祿。別族之輔氏。蓋思以自全也。今君之喜。非昔之喜也。君方以易推策。隱市以自活。易之道非止於是。其憂患之深者也。養其支離以盡其天年。斯足以不辱其先矣。餘不足爲道。姑書其事而歸之。

書進脩堂往還尺牘

始曾大父越公。從正獻公時。通判少卿。方總角誦書。正肅公方入小學。于時諸生從正獻公。凡數百人。公教不及諸子。母夫人戴氏。手模顏魯公大字以教。諸孫宗盟之好。實夫人啟其議。故越公少年作字。亦習此體。後伯祖通判。大父嚴州。尤相與模學。進脩堂書體。兩家敦敘情誼。於書牘猶可見也。嘉定癸酉歲。正獻公自九江召歸。郎省。越公亦自桐廬入。爲奉常屬官。後正獻公爲侍從。而越公復入著庭。同朝凡六年。後三年。正獻公奉祠歸里。越公以列卿尹臨安。公作詩十章。相奇獎勵尤深。而其首章有曰。少年妙譽已超然。不肯隨羣苟目前。蓋猶言昔時遲赴禮部相從事也。暨正獻公薨。越公挽章有曰。燕堂聯族子。講席後諸生。蓋言合譜時事也。自正獻公而下。書牘無慮數百。皆藏二父房。往歲從兄子禮。舉此卷以授。己丑之災。凡先世舊物。一夕而燼。獨此以藏于故山。獲全。追念二祖宗盟之始。今已百二十年。舊聞零落。懼不復記憶。因書識于後。俾後之子孫。得以有考云。甲午歲良月。曾孫桷謹識。

書馮將軍翠峯詩後

金煬渡江。世人咸稱采石功爲雄偉。而不知煬之首謀。以海道進兵爲第一。向非膠西用奇決勝。則長驅海陵。江左殆未可保。始余閱李伯微甫繫年書。深疑紀采石之事爲多。膠西之事爲略。間閱傳記。則知前輩已議雍公之張大。而伯微甫雜記。亦書雍公經理關陝之不遂。蓋未嘗不置疑於其間也。膠西之戰。李寶功誠不得泯。若馮將軍事。獨不得見於史。爲可恨。惟趙氏遺史所記。號爲詳悉。而所謂當時卓然奇功。皆歸於李寶之偏將曹洋。乃於馮將軍深有異論。且謂獨請海艘借勇以避虜。棄陣卻走於凱旋之先。余嘗反復其事。有知其不然者。夫軍法莫嚴於背兵。李寶非能假馮將軍者也。其捷也。實寶命。曹洋詣闕以奏。洋安得不揜美以自稱。方是時。猶概受其賞。將軍之不卻走也。明矣。所傳聞異辭。聖人猶疑之。遺史重妄之罪深矣。徵正獻公直筆以行遺事。則將軍之功。不止於泯焉而已也。桷曾大父樞密越公尹行都時。築射圃曰旬閱下教。出將軍射法以試士伍。白首軍校。猶能誦將軍射譜。樞密公訓閱之勤。山陽弄兵。公以不發兵坐視責時宰。由是去國。于時領兵殿巖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遺志。以報私恩。每思將軍之忠烈。有不待子孫而後傳也。今觀翠峯題詠諸老。贊述滿卷。獨正肅公書尾之語。猶不滿於紹定之事。噫。其亦有望於後者與。彭叟成紀之正裔。今爲范氏後。馮范之譜。猶臨中。高魏之譜也。昔陶商翁。劉景文。以邊將有能詩名。將軍翰墨之美。誠不愧古昔。彭叟以詩書迪紹前人光。其當不止此。敢辨遺史之妄。以補家乘。復以勵彭叟云。丁酉歲正月辛未。越國袁桷書。

書史文靖爲西山先生薦黃參軍家問

嘗讀西山先生通文靖公啟。有曰：四紀奉常之第，三州刺史之符，華塗咸擬於直登，雅操獨安於平進。又曰：青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味繹詞旨，蓋不以赫奕爲可貴也。紹定元二，先生去國，文靖亦歸老里第。今觀薦士之急，遂因父以致其子，而文靖諄諄訓諭，尤以先生爲重。絕干撓之嫌，於斯可見。桷聞諸老言：永國爲相時，欲迎公政府就養，不一歲而返。方永國之入相也，公獨言參預應公宜爲文字官，應時以議端平兵事，謫歸里。未幾果得召命，將入國門，劉渙二豎相繼論去，公聞之，歎恨數日。噫！父子至親，宜無所嫌避。在隆興時，若張紫微之總得，近世之江文忠，誠有不可處。若文靖父子，誠無可議。一時廷紳，不免有趨括之譏。慨貴盛之不常，愍天運之日圯，三復遺墨，肅襟以嘻。是歲五月乙亥，年家孫袁桷，謹書于其曾孫益伯題識之後。

書張仲實家譜後

古者別姓收族，莫嚴於祖廟。自宗法不行，各尊其禰，不待數世而視爲絕族。蓋譜牒不脩，廟制不立，迄無所藏附故耳。唐世廟院之法，猶有遺意。至宋令甲，非君賜不得立。由是公卿大臣，各懷安苟且，視以爲難事。自渡江來，承賜者亡幾。其所立廟，率燬於火，或撤去不復立，而獨張忠烈王故廟，易代猶無恙。方承平時，張氏族號最盛，散處都邑，其房院稱號，各以數目爲別。歲時烝嘗，男女長幼，悉列廟下，而復擇宗子以主祀。傳于今，其法蓋未墜也。昔摯虞以漢亡之後，譜傳之失，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推其本始，作族姓昭穆。

夫當流亂之餘。理固若是。而先儒以爲厚風俗之道。亦莫若明於譜系。今仲實因故廟之舊。合七世之譜。芻行邪上。如指諸掌。慨今思古。將襲德踵燾。使夫來者之有以自振。而其可傳者。非止於章綬赫奕而已。夫尋丈之木。其芻達拳曲者。莫病於本也。阿閣之鳳。翺翔振迅者。無害於德也。惟其有之者。斯似之也。書曰。紹聞衣德言。又曰。迪惟前人光。仲實其勛之矣。袁桷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

書張忠烈王傳後

世言老子書富國強兵以予觀之是未足知其說老子言佳兵者不祥而陳平亦言陰謀道家所忌夫其書學道者之所祖而言用兵有不得已之意則兵者非真喜用也宣政以來老姦宦豎爭弄兵立功於僥倖馴致靖康之禍議者謂佳兵於此可見矣至於建炎兵不得不用而一時犴宴媮之久長驅南來蔽遮阻厄者皆望風奔突驍將巨鎮遂廣立屯衛以自重而東南民力匱轉輸供給之苦未幾而紹興用事者言罷兵矣方是時秦氏子誠無所容罪獨張忠烈王有適墮偃月之計而後無與辨之者當罷兵之初莊簡李公嘗同其議檜之始未可以遽議也論檜之罪當成於罷王西府之任蓋姦臣造謀未始不假宿德重望以厭服衆論事成而卽排之者毋怪其若是故李公之去也不數月而王雖一歲而去則亦有所不免夫事之毀譽難定於一時而視其子孫始足以知昔時之行事漢高密侯鄧禹功爲中興第一遲遲長安無以辭光武之責至其訓子孫俾各習一藝則其善後良有古意唐李勣垂歿之訓嚴且明矣敬業之覆宗滅祀終不可追豈非立后之議誠有遺憾也今王聞孫彬彬滿於家乘施及五世崇德植學以自表著猶不可一二數則是非之公當由是而見因書所聞以附于家傳之後

書史忠定王貸錢券後

桷年十三四時。有鄉先生應君文煒。年八十餘。善談論。乾淳諸老舊事。爲桷言外高祖忠定王未第時。儲富民錢氏坊。以養越國夫人洪氏。今天童松徑東皋先生精舍。卽坊故址也。當紹興甲子歲。越國夫人壽周甲子。忠定王假坊錢爲酒食。以合姻族閭里。禮甚具。坊故屬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輸官之苦。留繫于越。宿越賣餅湯媪家。是歲鄉試期已迫。忠定王不得歸里。鬱鬱悵望。媪微問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前對翼日。媪召兒與共約曰。我積錢百千。以治終事。今悉與秀才輸官。若中秋試。必速償我。毋惜也。王歸。果與計偕。實紹興之十四年。至乾道間。王以衰衣偃藩。養越國夫人於越。時媪猶亡恙。王命使者車迎媪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媪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他日官越。毋忘媪家。時賑與足矣。後忠獻爲常平使者。復命駕媪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應君又言。樞密公帥越。余時相從。湯媪諸孫猶在。樞密公紹先志如初。特伺候門下旬日爲異耳。今獲從五世孫公升允叟。伏觀手券。夷攷歲月。去秋試纔二月。當從此券以償湯媪。而桷所聞於應君者。不誣謬爲可信。謹書以補家乘之缺。維王盛德厚行。垂裕無極。以允叟五世大宗。兢恪遵奉。陸宗廣孝。下賢急施。當不止智周於家庭。慮盡於鄉黨而已也。桐木之韓。由南潤而愈昌。申國之呂。至太史而益著。韓呂五世孫。聞若此。允叟其有以勸之。書曰。迪惟前人光。又曰。紹聞衣德言。因以勉允叟。併以自勵。

唐虞之事載籍莫詳。往讀劉氏外紀。胡氏皇王紀等書。記帝堯之時。孝慈力耕桑者。表其門閭。雖遐邇無本。非有類於荒怪不經。吾取以爲始焉。世衰道微。日淪於媮。彤管之詩。先儒或疑爲季代之作。於是淑德內範。與男子並稱。若列女傳所載張芝桓女之徒。皆得如帝堯時故事。亦足以惇行表勵。噫。其意亦深且明矣。梅游吳門。讀中丞徐公所爲焦氏婦傳。誠可謂懿厥哲婦。而其彰明之始。實自其弟焦侯發之。昔屈原作楚詞。悲切反復。而獨推高陽之玄胄。女嬃之嬋媛。蓋其好德之心。根於自然。移爲忠君愛國。猶不敢忘其所自。使原幸得其時。則其光榮之道。不假於原之自陳也。方今焦侯以明達粹雅。嘗舉正於省闈。前徽貞行。將以請于太史氏。更生蔚宗之筆。足以稱是。非如李文公之傳楊節婦。不得入唐史爲可恨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焦侯孝友之道。於是乎備矣。敢書所聞于後。大德庚子。越袁梅書。

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別爲一體。然命意深切。用事精遠。非止於浮聲切響而已也。自西崑體盛。巖積組錯。梅歐諸公。發爲自然之聲。窮極幽隱。而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腴意贍者。爲臨川之宗。氣盛而力夸。窮抉變化。浩浩焉。滄海之夾碣石也。爲眉山之宗。神清骨爽。聲振金石。有穿雲裂竹之勢。爲江西之宗。二宗爲盛。惟臨川莫有繼者。於是唐聲絕矣。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爲宗。其發爲聲詩。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絕。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氏爲四靈。而唐聲漸復。至於未造。號爲詩人者。極淒切於風雲花月之摹寫。力孱氣消。規規晚唐之音調。而三宗泯然無餘矣。

夫稗書以爲詩。非詩之正也。謂捨書而能名詩者。又詩之靡也。若玉溪生。其幾於二者之間矣。吳門湯君。往得其過。葛嶺諸詩。玉辟邪。鐵如意之警策。有得乎玉溪生之深切精遠。余每欲蒐其精良者而一讀之。來吳門。其從游陳子久相過。知湯君之詩。雕搜會粹。皆子久任其事。余不識湯君。而知其用意。間有與余合。遂書玉溪生作詩之源委。宋三宗詩體之變。以慰湯君。庶知湯君非苟於言詩者。子久嘗學于湯。不知余言能有合於湯否。噫。詩至於中唐。變之始也。若玉溪生者。跂而望之。其不至者。非不進也。子久年富才俊。它日追風雅之正。返雲咸之音。其視余言。殆猶糠粃也。大德庚子。四明袁桷書。

書高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

息齋先生蚤歲入辟雍。受知于龜山楊先生。後掌國子於熙興。五峯先生一書。慷慨明白。遂卽挂冠致事。辨春秋王霸。未嘗不嚴正而簡明也。成均學制。至咸淳之末。猶復遵守。其或變更博會。皆大臣私意。或謂與宣和三舍法微近。是殆不知先生本於周官。乘聲附響。無以議爲也。舊聞遺落。麟臺故史三厄。無從考訂。郡志疏缺。能言高氏出處大致。譜牒官號。亦不多見。而桷以先世遺藏。得其集註喪禮。若奏牘之見於會要者。猶一二條目。至於他文。則皆未之知也。今年春。得讀嚴母方夫人墓銘。其敘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窮達渝易。足以知先生成均之法。出於閭塾之遺意。而方夫人崇師教子。不得與流俗同也。噫。師友道廢。遂恥以師自言。陳稽古印綬。惡遇舊館人者。有之矣。婚姻禮乖。雖潘楊之睦。猶以貧富異心。尙何敢脩師友之誼。敦婚姻之舊。於富貴利達之後也。夷攷後唐傳記。嚴母之賢者。莫若延年與武。彼二子苛酷驕蹇。

遂不幸使內則懿範見於史氏。今嚴氏儒雅奕世。聞孫與計偕。登仕版者。亦不絕書。則方夫人之賢。不著於郡乘。嚴氏之幸也。巨川往歲。南極交廣。蒐奇補軼。多四方聞見。今垂老隱居。充然自足。不假於當世。而獨卷卷表章先夫人之訓範。以示厥後。復使高先生之遺文。振暴於二百年之後。譏聞寡見。由是而廣。惇本崇禮。由是而興。不亦睦與。謹書其後而歸之。大德壬寅二月九日。袁桷書。

吳興張景芳祖母費夫人所作華嚴偈頌後

南軒先生祖母魏國夫人。日誦華嚴。得心法於佛日。杲佛日之頓悟機辨。亦由華嚴。或謂華嚴乃佛富貴。此蓋以妄測。安非知道者。方魏國學佛時。忠獻以忠正謫居。南軒先生從五峯游學。子孫爲一代師表。未始諱言魏國爲異端也。近世崇正之說方新。凡類近釋氏者。子孫皆揜匿。不著于家乘。今吳興張景芳。獨次其祖母夫人偈頌。以光示子孫。忠厚孝謹。將由爾以興。敢書宗袞之事。以勉。大德壬寅良月望日。越袁桷書。

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詩。號爲中唐警麗之作。其源出於杜拾遺。晚自以不及。故別爲一體。玩其句律。未嘗不規規然近之也。拾遺愛君憂國。一寓於詩。而深譏矯正。不敢以談笑道。若商隱則直爲訕侮。非若爲魯諱者。使後數百年。其詩禍之作。當不止流竄嶺海而已也。桷往歲嘗病。其用事僻昧。間閱齊諧外傳諸書。籤于其側。冶容褊心。遂復中止。私以爲近世詩學頓廢。風雲月露者。幾於晚唐之悲切。言理析指者。鄰於禪林之曠達。

詩雖小道。若商隱者。未可以遽廢而議也。客京師。潛庵鄭公示以新選一編。去其奇袤俚醜。讀其詩。若截狐爲裘。播精爲炊。無一可議。去取之當。良盡於此。昔蕭統定文選。至淵明詩。存者特少。故議之者不置。至王介甫選唐百家詩。莫敢異議。而或者又謂筆札傳錄之際。多所遺落。嗜好不同。固難以一。今此編對偶之工。一語之切。悉附于左。商隱之詩。如是足矣。覽者其何以病。因書其說而歸之。

書定興王成之墳臺記後

自古不脩墓之說。見於禮經。世始俗浮。遺墟敗塚。子孫有泚其類。而莫以爲怪。抑不知必誠必信。當自其始。至不幸而脩者。非禮之正也。自墓田定。尋丈崇卑之制。穰穰世胄。率從事翁仲雲闕之靡麗。發丘摸金。蔑有遺藏。抑不知制令之始。蓋以防其侈。非俾之薄內。以事外也。定興王成之躬負土之勞。高爲墳臺。積至尋丈。絕椎埋之望。而慎終謹始。復合於聖人立言之本意。吾友李伯宗甫特敍表其事。余嘉其純孝之實。而復以是說告之。大德癸卯七月既望。四明袁桷書。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茫不知盡性之理。按其形模。以中有司程式爲精巧。天理人慾。三尺童子。矜矜然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唯文詞是師。左氏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傳春秋者皆廢矣。噫。士何事春秋哉。吾里樓宣獻公。晚歲欲明義例之說。時永嘉陳君。舉舍人爲春秋傳。遂序其意而焚其藁。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注纂例清江劉氏傳爲下手。余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

公所校。號爲精善。按纂例他無善本。審此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唐志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微旨二卷。辨疑七卷。余來杭復得微旨二卷。乃皇祐間汴本。聞若溪直齋陳氏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氏傳乃先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以絳羅覆其上。二書當永爲子孫寶。俾勿墜。

書鄭潛昭曾祖東谷先生諡議後

胡忠簡論王正道時。不知其後之忠烈也。廟有碑。史有傳。斯無愧矣。三槐名孫。崎嶇擾攘。欲以奇計立功業。不幸有脫略名教之誦。使不若是。則幾爲狼藉人矣。今觀括蒼鄭公覆諡。猶不恕置議。禮義名節。士之大閑。謹于正道。蓋將以謹夫後來者耳。渡江百餘年。屢厄權相。獨定諡無敢希指。至若賜諡。則由舍人行詞。端平以後。諡愈多。而名愈濫。惜不得鄭公有以正之。嗚呼悲夫。

書朔齋先生都梁第一樓詩後

南豐記擬峴臺。欲與州民同其樂。至朔齋先生之賦都梁第一樓。則欲與之同其憂。非深知民隱者。言不至是。此卷筆勢有籌筆驛詩態度。嘉定以後。士大夫不復崇尚字學。獨公與莆田陳復齋號能書。二公出處相近。要未可以一藝名。

書朔齋送弟牧翁十絕後

朔齋先生以宗正兼直後省。于時先子方入轉運幕府。一見道問家世。卽以科目刻薦。至今照牒猶襲藏。

也。今得拜觀遺墨。其藹然友于之意。見于篇翰。前哲愈遠。古道日輪。擣車繪詞。言行實不相顧。觀此亦足以媿警。

書高使君脈圖後

吾鄉嘉定以後。故家諸賢。獨高使君衍孫。與寄冠珮。清逸儼整。如晉世圖畫賢士。它芴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處必顧紋寒煖。銖分脈法。如指諸掌。往時搢紳類能夸詡之。數十年來。士益困。不復知有清事。穉幼與其諸孫。一清相過往。見一便面。即使君脈圖也。于時一清方編類經方。惜日不自置。叔祖文昌公猶無恙。其尊聞于家庭者。尤精確可傳信。今幾三十年。而一清所爲醫書十事亦成矣。必戲作易。神農爲本草。至黃帝述素問。難經等書。三聖人未嘗以卜筮醫藥爲鄙。九流肇分。漢世儒者猶不得尊。則此復何議。至陶弘景。孫思邈。貞白爲高。能令天子大臣。傾下敬愛。則道與神完者。未以一概論也。一清方遊公卿間。清名舊閱。當益以貴重。敢誦所聞。書附脈圖。使來者得以攷清容居士書。

題忽訥監司畫象詩卷後

成都郡治。歷唐宋幾五六百年。牧守皆有畫像。政績可紀。若韋相國。張益州。愈遠而愈不忘。其治守無狀。毫倪咸指其像。爭詬詈以病。蓋棺事定。豈虛語哉。忽訥監司。按臨長沙。墓木已拱。其子脫帖木兒宣武公。知遺愛之被於長沙也。至厚。歲久而泯落。將懼夫子孫之敘述者。未足以傳信。固雖豐碑善頌。皆迫於一時之指使。考其相與社而祝之者。審像以觀。則得以察其平昔治行之實。永久而益信。詎家庭之所少。而

遠求數千里之外哉。徧觀鉅軸。其意有若未盡。桷也職太史。章丹之碑。其能肯多讓。願泚筆以俟。

書白敬甫三歲作大字卷

柳柳州劉賓客在海嶠。爲二童作詩。有曰。小兒弄筆不能曠。澆筆書牕且賞勸。柳州則曰。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難。二賢期待如此。彼二童迄莫能有聞。梧竹先生一爲元公期獎。卒有成就。在易蒙之六五。解者謂默識心通。爲顏子得之。令聞壽考。先生實何愧焉。傳示子孫。俾無斁以承。

書胡評事夢昱印紙

桷幼歲嘗讀曾大父樞密越公家乘。言寶慶改元九月旦。胡評事進對。首言濟邸死非上旨。當立孤以明本意。于時相臣震怒。入對兩宮。乞黜去。未幾御史李知孝。希旨具疏。削籍度嶺。先公時尹錢塘。力過閣言。削籍故事。必下京兆。書考功籍。公遲不肯署。復三入閣。相怒曰。趣書。何言宿留。凡七月始下。公曰。不十載當悔復。吾毋爲禍首。且考功籍。謹不涉署。後必有知我者。繇是戒兵士善護。復密以錢鏐相遺贈。自後先公門人王公邁。亦踵論濟邸事。而公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諸老敍復。桷獨不得與。胡氏子弟參論來京師。豫章周儀之。間言是事。桷具所以儀之曰。胡公諸孫。攜考功紙來。與子語。誠不忘噫。吳夫人之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馴致於此。其何可言。剛簡丁丑。試集英。先公時爲參詳。併識。于是謹書其後。而歸之。乙巳歲三月甲戌。袁桷記。

書吳景山樂府

景山吳先生佐金陵闕府時。先子實為貳車。亦入幕。嘗為桷言。先生壯歲客羣公。飛屐疾記。坐宴席即就。就亦弗視。言論冰雪。懷吐奇磊。不肯屈人下。晚始第。奉常嘗鬱鬱自慨。語昔時承平事。謂今當不復有。未幾逃難解散。先生亦竟謝人世。後十餘年。其子博文為四明郡博士。先子家居。敦敍夙昔。猶一日也。桷客京師。博文適先後至。乃出先生手澤一通以示。蓋方回堯章之伯仲。非如劉改之。徒喑鳴叱咤以氣為言者也。唐子西之詠梅。不免以倨傲得罪。先生之詞。蘊而不露。哀而不怨。情見乎辭。而莫知其止。殆駸駸乎國風矣。俯仰疇昔。悲不自勝。并志先子遺語而歸之。大德乙巳。契家子。四明袁桷書。

書黃彥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于天下。方是時。紛立角進。漫不知統緒。謹儒者循音節。宕跌者擇險固。獨東萊呂舍人憫而憂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以議。而宗豫章為江西焉。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解之者曰。詩至於是。蔑有能繼者矣。數十年來。詩益廢。為江西者。嘗慷慨自許。掉鞅出門。卒遇虎象。空夸恣睢。復卻立循避。不敢近。使解者之言。迄幸而中噫。然則其果不可以復古與。桷來京師。遇黃生景章。于旅次。問其譜。別于太史為七世。而尚書公叔敖之所自出。示其詩。宮商敷宣。黯然不遇之意。絕于詞氣。吾知其充然以脩。與太史氏之學者。非子其誰也。夫別江西之宗者。是不至太史之堂者也。曠百載而有俟。捨其諸孫。曷有望焉。念嘉泰間。尚書之孫肇為常平使者于吳。曾大父樞密越公丞邑吳江。檄定理役。時蘇師旦驟幸顯。獨絕請託無隱。使者大喜。得剡于朝。而改邑焉。俯仰百年。門下之誼。猶一日也。庸敍疇昔。

而勉之。大德乙巳八月中秋。書于其詩後。

書劉將軍詩

言用兵者必曰師向父。讀其遺書。多奇簡韻語。非深知詩者不至爾。噫。采薇杖杜。詠歌勞苦。雖賤微者猶能知。則古言詩抑豈有文武異哉。今觀劉將軍詩。藹然有觀民風審知止之意。使高逵夫。劉景文。復生。攬轡並行。未知孰先後也。陳郡袁桷書。

題金承安樂府

幼歲見老樂工歌梨園音曲。若不相屬。而均數無少間斷。猶纍纍貫珠之遺意也。承安老人所補歌曲。按其音節無少異。此殆以文爲戲者。黃豫章嘗評小山樂府爲狹邪之鼓吹。豪士之大雅。風流日遠。惜不得共論承平王孫故態。爲之慨然。

書清江羅道士詩後

往歲卜居城南。遇梓人焉。曰。築室之制。崇廣纖鉅。必謹其規體。榱桷杞梓。若一而用之。則堂觀亭室。各不相類。余於是悟作詩法亦猶是也。近世工清儉者。局於律師。宕逸者。鄰於豪角。立墨守。迄無以融液。詩幾乎息矣。噫。風雅頌之體。夫子何自而分哉。清江羅道士詩。余讀之。審劑輕重。分析清濁。大者合繩墨。小者適程度。似欲各取其長。誠非苟於言詩者。余聞學仙之說。內固而神益。清養之以歲年。斯執矣。詩其果有二道乎。

題蕭安撫迪後記

老瞞視天下事如探丸。晚歲真態始見。李衡號良二千石。猶不免爲諸兒計慮。乃知情愛。雖雄烈有所不忘。蕭公安撫副使書迪後記。上推本始。旁及疏遠。教之食之一語不及。其私觀者興起。噫。故國世臣。俯仰事變。何害不有。獨蕭氏孫曾。爲名太守。賢御史。官簿益顯。今四世孫文孫。靜敏好學。年弱冠。上書御史府。言救荒事。皆切實語。行受選用。種德之報。是真有慶矣。尙勉之哉。

書謝道士歸洞庭詩卷後

古之善養生者。必適夫寬閒之地。順其陰陽。使神足以恬。不能有動於心。苟絕其所爲。深林巖巖。隱翳自處。將感悔震掉。日有不給。且外不能以自治。其理內者。奚以合榮觀之道。豈徒言哉。江湖之水。至岳陽而安流。停蓄廣衍。動靜交養。括蒼馮道士居之三十年。安且樂矣。北遊京師。縱耳目之廣。益舒其和平。夫山極於燕。水極於洞庭。求其怪險不可得。將安於自然。道入于自然。則刻形毀志。竊據詭幻者。吾不知其說也。今歸主其徒。與之游者。各爲歌詩。四明袁桷敘。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

壽張先生精忠謹論。爲一代師表。其居家御飭子弟。遺言懿範。故家往往猶能傳誦稱道。聞其曾孫脩謹自振。能世其家。一日示以深寧先生所作存靖齋銘。凜焉大訓。歸然于頽波橫流之域。紬繹旨意。深有感焉者也。靖念曾大父樞密越公。淳熙癸卯。與文靖公同薦于鄉。至嘉定間。同在館閣。今百二十有八年。兩

家子弟罔敢曠墜。而桷承教於深寧先生者彌厚。敢益以自勵。亦以勉夫張君焉。辛亥歲。後學袁桷書。

書鄭魯公全拙齋銘後

粵昔先正忠獻韓公。詩書五世。其父康州牧。工於詞章。尹河南。富鄭公誌其事。渡江南來。忠獻張公。忠肅虞公。尙論其世。皆著書立言。有以自見。至于二公。發揚光顯。百餘年間。懦夫庸子。猶能仰止自厲。審其先德源委。端有來也。太師魯國鄭公。劬躬敏行。是生忠定丞相。爲穆陵舊學。其四世孫奕夫。示公所爲全拙齋銘。紬釋莊生之用大。不幾於贅矣。念昔先曾大父越公。嘉定丁丑。編次集英進士。是歲丞相實奉廷對。紹定辛卯。復同在宥府。桷以先世餘緒。得獲墻門下。風塵荐更。甬東世槐。不可復覩。深以爲拙。幾辱而巧。鄰薄與其薄也。寧辱桷不佞。猶願於魯公取法焉。敢以自勵。亦以勉夫鄭氏諸孫。深味之。

書鄭魯公嘗充達庵記後

占夢之書。具于藝文。自漢而下。其學已不可究。雖間有占驗。往往鄰於附會。聞忠定公以魯公所夢。遍閱釋道諸書。迄莫能解。今雖廣爲箋釋。使能言于未遇之前。誠果奇矣。忠定布衣時。嘗夢有告公者。他日公官位當止尙書。後除禮部。辭不拜。由內相入政府。身後卒贈尙書令。此夢之符。有不待辨而明者。因以舊聞併補于家乘。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

舊令義士節婦。焯然表著者。得入國史實錄。周召二南正始之道。此殆其遺意也。世祖皇帝天兵下山東。

膺東諸侯之任者。維高密鄭公。聞昔時諸老言。僭亂以後。削荒易頑。納諸軌範。緊鄭公是倚。褒嘉之典。書于太史。澤遺子孫。振家聲以趾。儆者。纓綏相接。內教嚴整。肅然正直。流于士女。終始貞潔。桶待罪史館。異日得乘筆書鄭公家世遺事。附錄節婦于後。亦足以光盛世。文明熙洽之偉焉。得而遜諸。

跋瑣山經德堂記後

象山先生作

晦庵先生晚歲。每言陸文安公之門人。多得踐履。是蓋深憂其徒之學。鄰於上達。後百餘年。黨同惡異。空言相高。其弊有甚於昔。今觀瑣山吳氏。編次師友淵源。罔有缺軼。是又其門人之諸孫也。勉之哉。晦庵之言。是誠有驗矣。延祐改元。陳郡袁桷書。

吳饒公制書跋

史遷序道家。以清淨爲至言。作封禪書。唯紀祠祝符應。旨哉言乎。能知史遷之微。斯近之矣。皇朝累聖。繼體守文。基祚鞏隆。維臣全節。職掌玄學。敷澤道德。夸誕臆蠱之說。悉所不取。祈天永命。與易範相表裏。至大三年。褒嘉典行。遂特貽其祖父。哀榮備美。聞者歆企。粵昔開元。有臣法善。前席之對。皆理道要術。追顯先代。而史官紀載。弗克偉著。論者惜之。恭讀贊書。景命於燦。移孝爲忠。全節之志。罔敢自替。太史氏誠宜泚筆以登信史。使知皇元崇尚實邁。往古來者。得以有考云。延祐改元。史臣桷謹記。

跋象山先生經德堂記後

朱文公答項平甫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

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某自覺於爲己爲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今觀文安公所作經德堂記。填山吳伯厚乃其門人。諸孫持守之。學有舊。謹錄文公語于前。俾愧夫世之貴耳賤目者。願勉之哉。

書南劍謝君程文後

李漢定昌黎文。獨序其古賦。而明水賦不得入。今世定爲外集者。蓋趙氏本也。唐宋以詞賦取士。其所爲文。率不傳。後至王安石改經義。獨張庭堅、陳古正義。闡儒先之微旨。故東萊呂氏取而第之。往歲聞閩中諸先賢。如莆陽二劉正字、三山二林公。皆別爲程文。傳于其家。而鄭屯田錡、通五經。資其說以取進士。皆私相祕藏。非其門人傳授。不可復得。屯田嘗講授四明樓宣獻、沈端憲。皆諸弟子。于時談經之士。專守師說。非若後時鑿新逞奇。以取有司之悅。而昔時爲有司者。又皆溫良敦厚。以成國家之盛。今世之所傳者。斷自乾道淳熙之際。彬彬然猶可考也。延平謝君用和。示其先人所爲詩論及其程文。文獻之徵。將於是。有取噫。宋世帖經墨義之制。雖見於史。莫得詳。自呂申公試卷之編行。而其法具在。謝君之意。余深知之。史氏之爲宋史者。尙宜有取焉。史官袁桷書。

書順堂記後

抑嘗觀易而知乾坤之用焉。坤固順也。而承天者逆也。乾坤定而人行乎其中。仰觀乎天。七政繫焉。猶不得與天同。則人之所以法坤者。猶法天也。事生於有爲。貧富壽夭。遵其自然。庸詎知吾之謂逆者。非順也。

耶。故動心忍性者逆之用。存心養性者順之體也。尙書元公以順之道。由逆相須。蜀郡虞博士取坤順以爲德。余謂李君能盡天道。斯能盡人事之理矣。

書廬陵蕭煥有救荒策後

救荒莫弊於鬻度牒。宋世大儒猶不免遵而行之。民益惰而食益衆矣。鬻爵之令。盛於秦漢。然不使之治。民猶有成周遺意。降于後王。令下而中變。習爲固常。望望然以去。於是禁抑興而敲朴繁矣。廬陵蕭煥有來京師。簡靜自脩。心鄙諸人。咄嗟取大官。閉門無競。一日上書御史府。陳救荒三策。三策行而祿弗及。噫。今世上書率資以爲仕進。然卒未嘗有見用者。甚者圖絕域覈稅畝。以自便。朝廷清明。卒報罷而猶未悔。視煥有三策。寧不有愧。然天下之弊。在於斟酌損益。救荒有書。而先賢素講。猶有缺然。年至而學益加。煥有之進。殆未已也。延祐丙辰八月旦日。史官袁桷書。

書余國輔詩後

余嘗以爲聲詩述作之盛。四方語諺。若不相似。考其音節。則未有不同焉者。何也。詩盛於周。稍變於建安。黃初下於唐。其聲猶同也。豫章黃太史出。感比物聯事之冗。於是謂聲由心生。因聲以求。幾逐於外。清濁高下。語必先之。於聲何病焉。法立則弊生。驟相模倣。豪宕怪奇。而詩益浸淫矣。臨川王文公語。規於唐。其自高者。始宗師之。拘焉若不能以廣。較而論之。其病亦相似也。余君國輔。生臨川。守宗會源。其所爲詩。質者合自然。華者存至理。雍容悼歎。知時之不遇。猶先王國風之意也。小弁之怨。爲親親。黍離之憫。爲宗周。

酌古之詩詳之矣。秉彝好德。詩之道也。在昔先正以是言之矣。桷從子瑛。曩嘗獲師國輔。仰其高風。敢申以言之。

書程君貞詩後

風雅異義。今言詩者一之。然則曷爲風。黃初建安得之。雅之體。漢樂府諸詩近之。蕭統之集。雅未之見也。詩近於風。情性之自然。齊梁而降。風其熄矣。由宋以來。有三變焉。梅歐以紆徐寫其材。高者凌山嶽。幽者穿巖竇。而其反覆蹈厲。有不能已於言者。風之變盡矣。黃陳取其奇以爲言。言過於奇。奇有所不通焉。蘇公以其詞超於情。嗒然以爲正。頽然以爲近。後之言詩者爭慕之。音與政通。因之以復古。則必於盛明平治之時。唐之元和。宋之慶曆。斯近矣。感昔時流離兵塵之衝。言不能以宣其愁。而責之以合乎古。亦難矣。夫詩之言風。悲憤怨刺之所由始。去古未遠。則其道猶在。越千百年。日趨於近。是不知國風之作。出於不得已之言也。程君貞其爲詩淡而和。簡而正。不激以爲高。春容怡愉。將以鳴太平之盛。其不遇之意。發乎心而未始以爲怨也。雅也者。朝廷宗廟之所宜用。儀文日興。絃歌金石。迭奏合響。非程君其誰宜也。願勉乎哉。

書杜東洲詩集後

蘇文忠自渡嶺海以後。詩律大變。蓋其精神氣概。逢海若而不懼。噴薄變化。迎受之而莫辭。昔之善賦詠者。必窮涉歷之遠。至於空巖隱士。其所諷擬。不過空林古澗。語近意短。又安能足以廣耳目之奇。寫胸臆。

之偉哉。杜君臣傑。乘漕漚。遵神山。閱海市。觀光於上京。食冰嚙雪。足跡之所歷。不盡不止。壯矣哉。故其所爲詩。視其篇題。誠足以奪山林之固陋。至於鍛鍊之工。搜抉之巧。發於心聲。自然合笙鏞之間歌。錯錦綺之奇文。夫豈率意而爲之者。信以知遠遊之有益於斯文也。余五度居庸。留京師幾二紀。閱舊藁。無一奇語。始從君挂席南斗。則殆將有進矣。因書以歸。清容居士鉞。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題跋

書番陽生詩

延祐丙辰。余守直玉堂。有以詩一編相示曰。此番陽忠宣公族孫所作也。忠宣忠節起家。其子文惠。文安文敏。三公以宏博登政府。奇辭奧學。與漆書盤盂相表裏。未始以詩名也。然則詩果何自哉。唐詩之完成於文敏。詩蘇文敏興矣。詩盛於唐。終唐盛衰。其律體尤爲最精。各得所長。而音節流暢。情致深淺。不越乎律呂。後之言詩者不能也。自次韻出。而唐風益絕。豪者俚。腴者質。情性自別。皆規規然禪人韻偈爲宗。益不復有唐之遺音矣。此編意新語清。優柔不倨。將因先世之編以復唐舊。吾知其進未止也。噫。儒者之事博而且難。泛焉以講。將勞而寡成。守一而充之。因以考夫風雅之微旨。知詩之立言。各有其體。諷諫詠賦。無不曲盡其情狀。精者爲言。況於詩而可以易焉。余雖未接識。因其詩。願有以廣之。

跋集書金剛經

古佛如來。說性本空。性空不壞。離相常寂。相本虛幻。若無所住。則名實相。相由性成。乃得堅固。凡諸音聲。及莊嚴事。一念無爲。咸獲殊勝。譬如燃燈。由火所傳。百千燈明。不見火跡。金剛正體。廣博妙密。擬議分別。卽生變滅。爰集衆手。不涉塵刹。三十二分。各不相統。初無雜亂。亦絕知解。指有長短。字有大小。以平等觀。

象體迴忘。遍滿一切。不遺錙銖。靈山付囑。亦復如是。慧光印空。如月在水。謂作功德。卽墮輪迴。會稽袁桷書。

書綵衣堂楊次公記後

余讀禮經。首五服於高祖。私怪數十百年。卒未有爲之服者。損益降殺。沿於時王。獨五服定制。不敢有所更易。豈誠有待者耶。今得於綵衣周氏而見之矣。中古之論。上壽百歲。視唐虞時若不相似。或者謂情僞滋多。世日以薄。過是而能壽。非通於陰陽性命之說不能也。陰陽性命。易老相表裏。先天無極。其圖具在。悉傳於希夷陳先生。先儒言之矣。綵衣翁乃得而師之。見於郡志。趙清獻美周屯田致政綵衣詩。皆爲老人所作。湯文清嘗詩而美之。夫何疑焉。昔孫思邈生隋開皇。至唐永淳。年過百裘。周公其似之歟。所以踰於孫思邈之死。其孫未生。五世咸集。孰有如周氏者哉。周今爲饒大族。傳十四世而宋亡。有孫復爲方外之學。嘗聞紹定間。有余君隱于番。號壘隱老人。年九十餘。釋魏伯陽書。自敘源委。謂得於綵衣周氏。君今南歸。試求其書。祖德之傳。則猶可考也。延祐四年二月甲子。會稽袁桷書。

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

大德六年。余嘗作郊祀十議。上於奉常。周漢唐宋僞雜之說。悉釐正之。十年。朝廷作圓丘。得預議焉。位卑而語輕。越職議禮。若有所不可者。勿議焉耳矣。至大辛亥。集賢司直周君。以方士祠祭。乘驛上天壇。行濟源。雍虞伯生氏敘而餞之。將使之推致其節文。以陳于上。旨哉言矣。復議其禮。與沈壘相近。噫。其信然矣。

禮之祭天。未始與山川同舉也。地爲社主。遺而不言。地獨安所附乎。或曰。祭山縣則地蓋瘞歟。禮莫嚴於博士。博士秩七品。禮官不敢以僚屬待。大典禮封諡。博士用印。專達可否。禮官唯諾惟謹。伯生奉常三年。昔之所蘊。見於周君之贈言。合方士之說。而復有疑焉者。其必見於因革矣。周君明辨博習。所承於虞君者甚厚。因其說。願得以攷焉。其可乎。會稽袁桷識。

書龍陽傅氏旌表記後

博施濟衆。夫子不以與人。於易謙則曰稱物平施。聖人立言。夫豈一偏者哉。近世詞華盜衣食者。用心褊陋。輒以爲大病。李君之記藹然忠厚。使誠若是。當上史館。宜書曰某年詔立義倉。鼎州龍陽民傅某首入田千畝。則國家之義俱得矣。惜其事猶未至。延祐四年九月。會稽袁桷識。

書真定武仁夫靜壽堂記後

仁人心也。非性也。仁果靜乎。靜者仁之所獨。性之靜者。人之所同也。然則聖人之言靜壽。其果不可知乎。聖人與衆同。夫豈獨專其靜哉。養其心者。惟靜焉耳矣。感物而靜。斯得之矣。感物而動。記禮者之失也。夫子之言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斯靜也。非動也。余嘗聞諸胡子。胡子本於程子。而朱子用之。靜動互用。陰陽之機。非仁靜之說。余豈好辯。尊其所聞。敢因以復於命名者焉。會稽袁桷書。

書凌生功課曆後

解經而括其義例。繫辭傳惟盡之。釋章句以盡旨意。記禮者得之。三傳例立。經之義乖矣。稽古萬言。書之

旨微矣。昔之盛時。口相傳授。猶懼其臆度。玄言與微旨不復有統緒。隱暢之立。是殆猶近古也。明經設而帖括煩。禮科設而義羅作。將安取士哉。深於楚聲。卒悔其篆刻。蘭溪之學。殆未可非也。自王介甫深嫉其說。晚卒不能以救。悔益多而弊益甚。南北分裂。而相師成風者。皆介甫舊制。無以五十百步爲也。皇朝酌準之制。秀士得以自勵。溺於前者。則曰非格律不可。格律焉自出哉。其誕漫不統。則又曰法何自立。竄竊腐語。率意直志。文益弊矣。經益何自而明矣。賈董之對切而婉。婉非將順也。惡盡言而攻上者。非切謂也。便於宣揚。童蓋習之。矯焉以自文者。誠不知其初歟。昔之哲賢由是而知。非慎之至也。師德試于國子。復類登于賓興。譬之適遠。轅無有不正者。勉之哉。俟其成行。有以告矣。爲作功課曆引。越袁梅氏丁巳十一月識。

題進士梁宜致愬亭記後

舍奠墓左。解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於情。親之至者。彌不可以踰也。在昔先正司馬文正公定家祭禮。弗忍焉者多矣。張宣公獨卓然罷屏。久而深悔。乃卒復之心之不寧。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缺。非止祭墓焉耳矣。展哭于墓。猶兼周禮。充類以使夫民之歸厚。則今通國所行。誠不曰背於古矣。往平梁君表其墓亭曰致愬。致愬之著。羹牆之見也。著莫大於思誠。悅親有道。夫豈幽明之間哉。詩云。神保是饗。孝孫有慶。余於彥中見之。求陰於地。莫近於體魄。王侯而下。降殺有等。愴惕悽愴。夫豈禘嘗之謂哉。記禮之失也。余願與梁君深究而辨明焉。

書虞伯生從子豐登字說後

往歲余與伯生甫同官于朝。有燬宋故家者。瞋目發赤。撻數無遺蘊。余固曰。彼不遜若是耶。伯生曰。毋庸戚。吾徒不振誠有罪。當自治以俟定。於是悉取天人師友之源委。臺閣儀注之損益。精思紬繹。凜凜然不敢一日廢。將二十年。伯生率以文詞名諸公。桷也力不加進。而自治者則亦罔敢豫。延祐五年。其弟德常登進士第。故家之誚。將於是乎息。今年從子豐登侍仲父來京師。以其弟兄之字說來示。吳幼清之所期者至矣。余何敢言。雖然。願因大父致政公命名之意而廣焉。授地之法。休田以逢年者。全其力也。仁熟之效。在於善所養。與與翼翼。古曰有年。其豐登之謂與。維致政公德充而位卑。重施樂善。敦薄興讓。休田之義也。施于有成。曾孫之稼。吾見其京且齊矣。彌中以文外。仲父訓迪有自來矣。獨感夫昔者之虧病。因以告二子。願勉夫哉。越袁桷伯長甫書。

題徐天民草書

甲申乙酉間。余嘗受琴於瓢翁。問譜所從來。乃出韓忠獻家。蓋通南北所傳。皆闕譜。宣和譜。北爲完顏譜。南爲御前祇應譜。今紫霞前譜是也。韓譜湮廢已久。東嘉郭楚望始紹其傳。毛楊徐皆祖之。不知者咸稱浙譜。由毛楊自祕其傳故耳。蔡氏四弄。稽中散補之。其聲無有雷同。孰謂浙人能之乎。瓢翁酒酣。好作草書。嘗寫前人悲憤之詞。一日言中散廣陵散漫商。君臣道喪。深致意焉。至毛敏仲作塗山。專指徵調。而雙絃不復轉調。與稽意合。非深知音者不能。又曰。學琴當先本書傳。俗韻自少。仲連得法於其子。余以作吏

荒落。向嘗作琴述。言歷代所譜派系。因覽先生遺墨。俯仰疇昔。今三十六年矣。延祐六年仲夏丁丑。越袁桷書。

書括蒼周衡之詩編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闡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矣歟。建安黃初之作。婉而平。羈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於唐。以文爲詩者。韓吏部始然。而春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卽詩也。取乎平近者爲貴。禪人偈語似之矣。擬諸採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遂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闡幽揭明。智析於秋毫。數殫於章亥。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學詩者。咸宗之。括蒼周君衡之游京師。極其游目之所寓。悉歸於詩。浩溢閎博。蓋將因言以宣情。而於眉山公之學。深有慕而歧之者。其爲志亦勤矣。夫水宗於海。百折而卒至者。非一日之功也。故余力敘詩學之源委。俾反而求之。周君氣盛年富。進進不懈。異日胥會。必當以余言爲然也。延祐六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桷書。

書仇按察父訓子詩後

淵明退之諸賢。惓惓訓子。形於歌詩。聽之藐藐。迄不能繼父業。手澤存焉之戒。良可悲也。獨康節先生有子伯溫。捧其先人之詩。日篤不墜。卒有成立。此蓋絕無而僅有。今觀致政仇公三詩。遺墨如新。其子按察。

清節吏能炳炳可紀。用不展志。諸孫嶄然各自立。宦業有法。曰以祖訓爲則。顏氏之庭誥。柳氏之家範。奕葉毋變。今於仇氏之門見之矣。書曰。汝克昭乃顯祖。用成爾顯德。勉之哉。

跋王使君都中年像圖詩卷

粵昔故家江左之王。贊皇之李。其高自標致。不以華腴爲可貴。故其凌厲絕俗。則有若元禮文饒。官爲一集。卓然以名閥自重。其視世胄珥貂紆綬。猶襟中兒耳。閩王侯都中幼歲登臚。仕抱負奇氣。折節慕義。其爲政先愷悌而後功利。宦績光顯。爲東南牧守表。官爲一象。蓋將憫歲月之如流。厲志考德。俾日進焉。若年之有加而無斃也。抑嘗聞之。今之爲吏。起於荒簞。膏病不知其所爲。蓋其習講之道。非有所素也。宦學之門。受察於父兄之側。遇事剖析。白首吏拱手不敢議。其徵取者。良有自來。桷念昔曾大父太師樞密。越公嘉定間。以著作郎考南省多士。獨得參政留耕先生。後登上第。直道大節。爲淳祐全臣。雖不及相天下。士今猶嗟惜之。施于諸孫。詩書之澤。蓋未已也。桷學不加進。懼世德之微。凜然自治。敢以通家之舊。願相與勉焉。以求似夫世臣之文獻。金章紫綬。豈足爲吾兩家榮觀哉。延祐六年八月辛丑。契家弟四明袁桷書。

題樓生詩集

海陰陳處士嘗言吾婦兄樓某善治生。味爽以興。卽整理靡密。某租某山。出入俱有法。又治其所嘗往來。罔缺怠。於是酌酒盡暮。暮而醒。醒而吟。凡是者三十年。樓之上世。故爲吳越王鎮遏使。因所居有廟。里民

祠之幾四百年。今樓君已下世。其子崧伯爲余弟之子之夫。始以其集相示曰。疎懶。嘻。若前言果疎懶邪。詩盛於江西。吾鄉以詩自名者。率祖之。其浸淫者爲韓梅。壬午癸未歲。余始悔悟。海陰譏之曰。自言學術有悟門。不謂師承廢於是。今讀樓君詩。天和混融。不露斧鑿。而其平澹造詣。有陶韋之風焉。理勝則無疵。果有疵。議者不能發口。文士善譏評。後率不振。僕不敢若是。書以歸。尙勉之。雅俗類厥考。足永遠矣。

書茅生家譜

余待罪翰林。嘗草三茅君加封制書。深以爲神仙家功行累積。子孫必盛。茅爲希姓。則今江南茅氏。豈其苗裔也與。或曰。三茅君旣仙去。安得有後。余應之曰。老子爲道祖。老子之子宗。五傳而爲王太傅。今李姓皆祖。則茅氏之祖也。夫何疑。吾鄉公相家。受原伯魯之誦。厚貲腴田。談笑立棄。其困辱有下於阜隸。甚者發丘壝。惡言其家世之盛。靖觀茅氏之自重。有泚其頽者多矣。漢世以試籀書始得爲吏。而唐宋制令。玉冊官必通文詞者。始得爲茅氏守藝。猶近於儒者之事矣。盛德若不足。老子之旨尙勉哉。必有以興復矣。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

松雪翁詩法。高踵魏晉。爲律詩則專守唐法。故雖造次酬答。必守典則。然於贈別等詩。則僅見之淮陰李公茂。胸次磊落。言論吐冰雪。擅幕府畫諾。事無停留。士大夫喜從之游。宜松雪翁繾綣而樂道之。阮公服常白觀此。足爲人物論矣。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文蔚講經書問

自武夷之說行。其門人矜重自秘。皆株守拱立。不能親有所明辨。獨勉齋黃公。奮然衛道。以其同焉者析之。曲焉者直之。使後之人無以議。湯文清公後出。復以昔之所深疑者充廓之。是則武夷之忠臣矣。今觀宜春夏先生自明。壯歲從上饒陳先生文蔚問答疑難。無苟同之病。紬繹微旨。覓然於尊聞之外。汲井養源。端木表正。蓄德集善。至是盡矣。其孫震以進士來京師。以桷族叔祖特進尙書公遺墨相示。蓋守宜春時。與其大父交好良厚。今八十年矣。師友道喪。愚者守之。薄者背之。欲求其自得者不可得。夷考武夷釋中庸與易傳。輒異夫程楊者。夫豈得已。觀此得以攷焉。

題何子方丹書後

金石草木藥品。見於神農書。二者不得以偏廢也。自唐世方士飾侈說以動上聽。卒致躁僨以弊。或者不察。遂因以置議焉。厥今四海一轍。而南北方劑。判爲二塗。昔人嘗言藏用檐頭三斗火。陳承箴內一壺冰。二者胥失之矣。金石變化。鄰於鴻寶。故昔得道之士。近取於身而法之。內外交養。厥功著焉。今世所傳。實祖劉先生爾。朱先生余嘗得其書而讀之。水火之騰降。日月之摩盪。差毫髮則不能成也。故其起死也如神。而非以增其聲色之奉。歷亘古而不可廢者。其說具在。貴溪何大方。料簡切於人用者爲十二方。本於神農。參於難素。復以五金八石之論。曲暢而闡微焉。其師陳君善父。號名醫。宋世公卿深重之。泉源木本。有自來矣。合南北之偏。於大方有望。嘗聞龍虎經。有火記六百散落雲笈。願歸而求之。則其藥愈神。而人益信矣。年月日。四明袁桷書。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

集賢脩撰番陽吳公善作江陵唐府君墓銘。敘述世系於質肅公八世矣。府君之子洞雲。願揭德正傳。俾
桷有述焉。維質肅公立朝偉節在宋史。而獨滅死令莫定。是否敢於府君之誌而詳言之。熙寧元年。著謀
殺已傷自首者減二等爲定律。主是議者王安石。許遵也。非是議不得行者。參知政事唐公。御史中丞呂
公獻可。判刑部劉孝叔。御史劉公玉。錢安道。翰林學士司馬公也。許遵在宋循吏傳。蘇黃門深取之。且謂
其年高多子孫。由減罪之報。桷考宋史。則滅殺議自登州婦人殺夫自首始。唐公論爲綱常本。王許之議
非也。公以新法憤死。後詳定勅令者。卒於是而兩疑焉。宜定律曰。謀殺自首減等如遵議。在天屬如唐公
議。若是則兩得之矣。公之子淑問爲名御史。是唐公亦誠有後哉。唐故餘杭大族。侍讀學士詢實同所自。
其居江陵。由公父殿直君始。質肅公事實紀。其諸孫在朝著。歷歷可考。宋社旣亡。衣冠故緒。闔郡不能以
一二觀。吳君所爲銘。則世次猶可考也。抑嘗聞之。鮑靚以司隸系孫爲道士。王遠知以琅邪太傅孫爲茅
山觀主。皆知名當時。今洞雲佐治開元宮。居京師二十年。貞幹善謀。其源委有自來矣。夫樂道人之善。儒
者之事。質肅公之不得伸於一時。事若有待。庸書碑陰。以告夫爲史官者有攷焉。

書永嘉王母香几銘

記禮者之言曰。先祖之德善功烈。鼎而銘之。衛孔悝是也。嘉言不忘。子張之書紳是也。席机觴豆。受於老
臣。則几銘舊矣。況母訓乎。口澤之存。歲久則弊。爲文傳信。几之存亡。復何預焉。以儒成名。几之銘滋久矣。

庸書以俟。

跋劉真人帖

養生家性命分爲二途。而性宗之說與命宗各有七焉。丘祖師以談笑談譎。活中州萬姓。至其二傳。爲長生劉真人。或疑其有留滯之意。嘗讀淵明詩。有云。感彼柏下人。深有感愴。劉真人則曰。墓中長有真空景。豈非先兆乎。至治二年春二月丁卯。拜醮長春宮。爲長沙余君善之書。

題姚雪齋右丞草書

金源諸賢。皆師懷素。其法由黃太史始。蓋一時崇尚蘇黃。迺本以求。則黃本懷素。蘇本徐季海。二美兼備。則雪齋先生俱得之。詩昉於蘇。駸駸乎太白矣。字源於黃。則與之俱爲醉素之弟子矣。桷也。獲游玉堂。得與其猶子承旨公侍筆硯。繼入集賢。復與公之子侍論議。今觀遺墨。敢發明前賢之淵懿。使後者得有攷焉。至治二年會稽袁桷書于悅心堂。

書姚牧庵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

大德末年。桷以史屬預脩成宗實錄。于時承旨姚先生實領史事。見其塗抹詳定。若不經意。而一受潤色。卽粲然與班馬竝。此殆其天資學力。相須以成者。思播楊侯朝覲本末。見於太史。先生執筆。尤致意焉。惟昔楊侯以中原大族。世領夔府。羈縻之州。常蜀破。一時名士咸往依。故其文獻承接的有源委。聚書訓子。益振起光采。推姚公不妄許與之心。是所謂立賢無方。則凡司文衡取士。類於是有攷。侯之子頤正君來

都溫慎儒雅。與之論前朝事。悉纏纏不絕。示姚公所贈樂府。因書以歸之。

書葉信公家問後

信公貴爲宰輔。不忘貧約舊事。壯歲客吾里。從學城南楊氏書塾。楊氏館遇甚厚。咸淳丙寅。以資政守四明。舊往還皆重報之。而以次子通判應友君爲楊壻。人咸服其盛德。咸淳政事一歸賈相。江公萬里以告老去。馬公廷鸞以稱病去。信公先二公以歸。賈每憾之。後再召。將中以事。而公卒由曹娥以遁。天時人事至此。有不能容力。可勝道哉。竹友君嘗獲識于先人侍側。廣類豐下。其談論猶有王謝家風度。俯仰四十年。而其子能以方外士保其家譜。信公諸孫。於余爲外表。則漸就零落。浮雲變更。夫豈葉氏敬觀遺墨。爲之愴然。至治二年秋九月癸丑。袁桷書。

書楊安撫訓子詩後

魯周公傳三十四世。夫子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所不忍言。是則伯禽以後爲無聞矣。家訓之嚴。莫盛於顏柳。若包孝肅。司馬文正。庭誥儼在。至諸孫而靡傳。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豈徒言哉。播川楊忠宣公。其子襲爵。作詩訓示。章玄成之詩有曰。於戲後人。惟肅惟謹。無忝顯祖。以蕃漢室。公之詩有焉。今宣撫君盛年執謙。問學日積。金玉厥躬。以承休譽。克昭乃顯祖。視魯公世家。實爲有光。尙勉之哉。則忠宣公實永不朽矣。

題吳浩然詩卷

讀羣公詩。玩把不能去手。氣與理俱明矣。氣由物以成形而下者爲道邪。爲人邪。人心非與道悖。亦非氣質。舉世相承。吾何敢言。觀浩然亦知道矣。

書朱氏精舍圖詩卷

藝女史學之盛。有三家焉。東萊之學。據經以考同異。而書事之法。得於夫子之義例。以褒貶而言者。非夫子旨矣。龍川陳同父。急於當時之利害。召人心。感上意。激頑警媮。深以爲世道標準。志不成而年逝。識者悲其不遇焉。說齊唐與政蒐集精要。綱挈領正。俾君臣得以有考。禮樂天人圖書之會粹。力返於古。是則論史者無遺蘊矣。噫。自宗忠簡公以經濟才不得展用。故其鄉之後進。匡國輔世爲首。論人事不齊。則亦曰有數焉耳矣。方咸淳初。義烏朱氏兄弟四人。竝登進士第。而伯仲季尤得名。其季宰定海。余得識之。見其貫今古。若身歷而知其是否。其爲文簡而明。據會以歸于一者也。竦然以叩之。則曰。吾於伯仲曷敢望。後聞其兄仲晦君燁。論事廟堂。與南士持政柄者不合爲理。成精舍圖以歸。而中原忠純儒雅之士。藻繪褒拂。皆今士大夫之所仰慕而不可見者。亦盛矣哉。近世南北之黨分。朱君以越產。不合於南士。而中原諸賢。有愛於朱君。審諸賢忠厚之至。則朱君之承接者。必有其道。立賢無方。於諸賢見之。羣而不黨。於朱君見之。於是夫重有感焉。

書楊御史奏稟後

御史言事有二不幸焉。折羣陰初萌之機。論國是於未定之日。若難矣。不至履其危而蹈其禍也。至若姦

孽肆兇。株黨連結。箝口拱手者。千士一律。至是而有言焉。非夫捨成敗。死生不能也。鄒道鄉審於田承君。劉元城決於母氏。其所處既定。故其直節焯焯偉著。有若楊御史之言事。其感憤厲奮。悉出胷臆。嶺海力鑿。雖在目睫。猶往矣。忠矣哉。昔人嘗言御史以言事得名。有關夫世道之升降。方今天子聖明。小大臣罔不承格。楊君論思辰告。非若前日之難。匪初惟艱。尙懋敬之。以永終譽。

題潘伯潤家譜

幼歲聞寧海潘繁昌公。以文學政事得名。羣公交薦。久官江淮。其猶子伯潤。嘗從以行。飛牋急檄。一時爭稱道之。科舉旣廢。假館浙右。辱其講授者。皆楚楚可觀。然而剛不容物。論事直見底蘊。脂韋者良忌之。每語繁昌公。輒涕洟見于顏面。繁昌死無後。逃難蕩析。而伯潤垂白服。斬衰以繼。晚歲手書宗譜。以示其子。惓惓于繁昌。尤切噫。今世以田宅財物爭爲後。若繁昌之死。當掉去不顧矣。伯潤所爲。誠足以警厲薄俗。子孫其有興者。願書此以俟。至治三年十月。袁桷書。

書鮑仲華詩後

宋太宗眞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薈之失。有意乎玉臺文館之盛。絺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學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鉅公。浸易其體。高深者極凌厲。靡雲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諸國風之旨。則蔑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悅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今之言文章者。皆其門人。而於詩則不復有同焉。嘗深疑之。其力不能似之與。抑其心之和平。不得與之同與。降于後宋。

言詩者人人殊。而歐陽子之詩。訖未有宗之者。滁陽鮑君庭桂仲華。以詩一編。介余所從游郝君時升。求余敘語。完氣平。其於景也。不刻削以爲能。順其自然。以合於理之正。考其從來。有似夫歐陽子之旨矣。今滁人思公。數百年猶一日也。而其篇詠。見於一泉一石者。復待其遺民而宗仰之。仁聲之入人深。於是乎見。晉本乎唐。憂深思遠。有堯遺風。余於仲華。其殆近之與。至治三年十有二月某日。袁桷書。

書李弘道朝天錄

司馬氏探極南北之游蹟。私怪其動心導志。不專爲書。晚歲憤悻。始以游歷者。散見於紀傳。入于渤海。則禹所傳者異矣。纂歷代之書。以爲言。其沿革旁分而散見。誠宜矣。自漢趙充國。班超。於金城玉門。纖悉利害。至唐西南備邊。亦得其要領。是誠有指歸。夫古之善使者。必通達道里。周知阨塞。爲主上道。若曰行記。南北之變易。詢於道途。父老之說。蓋未足憑也。今天下一家。由淮而燕者。同一舟楫。淮泗合流。九河故道。諸儒置議不已。游於京城山前。十六郡之名。漫不能考。陸務觀。范至能。攜志書以行。或猶有詬病之者。豫章李君以能爲北行錄。簡而明。博而文。而於在朝之羣彥。深成致意焉。桷也。學未足以傳後。願刪之以俟他日之成也。

書赫合哩

松年案舊作
紇石烈下同

通甫詩後

言詩者以三百篇爲宗主。論固善矣。然而鄙淺直致。幾如俗語之有韻者。或病之。則曰是性情之真。奚以工爲。千士一律。迄莫敢議其非。是赫合哩堯臣。示其先府君怡閒吟藁一編。玩其詞旨。藻繪融液。一本於

大曆貞元之盛。而幽深婉順。則幾於國風之正矣。府君舊貴族。遺言雅聞。得於先朝之故老。壯歲轍迹半天下。富盛驕愁。感慨歡悅之事。目受而心會。冥搜遠想。不極其摹寫不止。用意若是。故成就實足以自見。桷舊得拜府君於堂下。聆其議論。明絮而簡易。讀其詩。如親見之焉。泰定元年三月某日。袁桷書。

書郝伯常經題黃鶴樓水龍吟後

郝公以使事館儀真。日。襍被虜食。引馬於庭下。請歸。館使謝以未有旨。如是者十有六年。在館中觀書不輟。其未見者。從制置司以假。所作蜀漢書。皆拘留時棄定。方是時。宋相以滔天之惡。蒙蔽朝論。士夫咸以道學緣飾。殆如風痺。不知痛痒。公蓋目覩其弊。今觀此詞。其意旨可知矣。公之子爲侍讀學士。嘗與桷言。公奉使時。侍讀甫四歲。後回京師。年十九。以戎服見。拜且泣。公閉目不顧。進退不敢。其父友命易衣冠以進。始與語焉。前賢典刑。峻整若是。視近時父兄之御子弟。汎瀆實多。因書舊聞以補遺事。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桷書。

書張子仁少監族譜後

張侍中曾孫忠文公叔夜。忠確公克職。皆以死節表表著靖康。宋史忠義傳。兄弟竝立。餘人不能兼也。後其子孫入南。一在四明。一在福唐。紹興推恩。蓋首及之。都水少監張君子仁。蓋其裔孫。惓惓以宗譜未備。網羅附綴。支分而派別之。歷歷在指掌。其勤且勞。積二十年始成焉。族譜散軼。皆由兵戎之遷徙。晉世家。南北隔絕。各立譜系。元魏以來。賜姓紛雜。譜莫能考。歐陽子作宰相表。用志良苦。而私爲渤海譜。猶有

缺文是則爲譜者誠不易矣。今子仁能追考其所自，又復以職業自見，光于前人，其官都水，興廢舉軼，廟堂以其譜歷陞其官以居。然子仁有不懌者，梅曰：胡安定先生以水利爲一科，故其弟子若羅適、顧臨皆爲名監司，水土職在司空，古尤不輕。世以善理財穀爲能吏，厥今漕渠之粟，歲致千萬石，數倍遼海，不害于民，而京師益以羨。吾知考治行者必以子仁爲首，夫何慊然因書其宗譜，且以勉焉。

跋吳子高詩

詩本性情，能知之矣。本於法度，知之不能詳矣。風雅頌體有三焉，釋雅頌復有異焉。夫子之別明矣。黃初而降，能知風之爲風，若雅頌則雜然不知其要領。至於盛唐，猶守其遺法而不變，而雅頌之作，得之者十無二三焉。故夫綺心者流麗而莫返，抗志者豪宕而莫拘，卒至天其天年，而世之年盛意滿者，猶不悟。何也？楊劉弊絕，歐梅興焉。於六義經緯，得之而有遺者也。江西大行，詩之法度，益不能以振。陵夷渡南，糜爛而不可救，入於浮屠老氏證道之言，弊孰能以救哉？吳子高居湖湘，爲詩以法度自守，高者騰霄漢，幽者挾泉石，憂樂得中，合於探詩之說矣。候神人於執期，望飛仙於蓬瀛，侈心之萌，帝者之事，公卿之作，雅頌得之，願與子高異日相見而論焉。燕都宋本誠甫進士第一，橐子高詩俾有語，遂書以歸之。

